

联合国 大会



SEP 10 1991

PROVISIONAL

A/46/PV.9
7 October 1991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第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9月25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敏先生 (副主席) (缅甸)
嗣后：格扎尔先生 (副主席) (突尼斯)

—— 海地共和国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神父讲话

—— 一般性辩论 (9) (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乔希先生	(尼泊尔)
麦克杜格尔先生	(加拿大)
纳斯塔斯先生	(罗马尼亚)
埃勒曼—廷森先生	(丹麦)
卡普拉尼先生	(阿尔巴尼亚)
雅克普斯先生	(卢森堡)
莫拉莱斯先生	(尼加拉瓜)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因主席缺席,敏先生(缅甸)主持会议。

下午3点25分开会。

海地共和国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神夫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将首先听取海地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海地共和国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神夫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海地共和国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神夫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阿里斯蒂德总统(以法语发言): 我高兴地代表海地人民向你致意,海地人民的心伴随自由、骄傲和尊严而跳动: 自由是我们夺得的,骄傲是我们重新发现的,尊严是我们恢复的。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可以看到高兴地以拉瓦拉斯方式向你致意的人们的微笑。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可以听到乐于作为联合国一员,乐于来到联合国的海地民族的声音。

随着海地宏亮的声音再次回荡,我谨对希哈比先生当选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超人的品质和他处理国际问题的丰富经验无疑重新点燃了我们的希望。

我谨借此机会向他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表示感谢,他英明而富有才能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工作。

我也要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勇气和耐心表示热诚的敬意。他的任期将在数月后届满,这真令人遗憾。毫无疑问,他以其才干和远见实践了《联合国宪章》中为国际社会制订的规定。今天,对联合国的信心得到了恢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秘书长。我们将长期铭记这位拉丁美洲外交的代表。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向亲爱的拉丁美洲朋友和伙伴们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大家知道,我们有着共同的斗争经验,我们一起斗争反对人对人的奴役,争取和平时代和拉丁美洲大陆和全

世界彻底解放的到来。

我们过去和今天都与我们的同志、朋友、兄弟姐妹团结一致，只要有了民主，我们肯定会取得胜利。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必将获胜。

(以法语发言)

这些语言的和弦的回荡鼓舞着我在这一语言交响乐中再添上一些音符。

(以英语发言)

我相信，说英语的人会高兴地听到一个海地声音在说你好。我们正在迈向民主，并与各种非正义和剥削进行斗争。当然，世界会变得更好。让我们前进。穷苦的人民站起来。海地和生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地人站起来，团结一致地建设正义、尊敬和尊严的王国。为达到海地历史上这一生活阶段，国际社会的朋友们和各个组织给予了海地人民巨大的声援。为此，我们向大家表示感谢。为此，我们将继续感谢过去和今后都给海地人民以帮助的联合国。几十年来，海地人民一直是流亡世界的难民。对接受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说“谢谢。”对虐待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说“兄弟们请看，我们是海地人，我们以海地人而自豪。我们热爱海地，我们以热爱海地而自豪。我们是世界的公民，我们以世界的公民而自豪。”对那些以尊敬和尊严接受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再次说“谢谢。”

(以法语发言)

当然，我们许多的非洲和阿拉伯兄弟讲英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用班图语问候所有的非洲人民。

(以班图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法文本)

我向全体非洲人民表示问候。愿非洲与海地团结一致。让我们重新建立与非洲的联系，并携手回到我们团结的基础。我热爱非洲，我邀请非洲人来海地。

(以斯瓦希里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法文本)

我热爱非洲。我热爱非洲。

(以法语发言)

我也想借用阿拉伯语和我们的阿拉伯姐妹和兄弟讲话。

(以阿拉伯语发言)

你好吗?我很高兴。愿真主的圣名保佑你们。愿你们平安。

(以法语发言)

为了中东的和平,我的心向着犹太人,我要对他们说这些和平的话:

(以希伯来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法文本)

愿你们平安。愿上帝保佑你们。我在以色列生活过三年,我学会了你们的语言,今天我高兴地代表我国人民对你们说,“愿你们大家平安。”我们现在有机会一起做许多好事。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一列举。时间会到来的。愿上帝保佑你们。

(以法语发言)

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德国和意大利而不说他们的语言?

(以德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法文本)

下午好。你好吗?我们团结就有力量。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当然我们将一起迈向民主。

(以法语发言)

我已经听到了意味深长的沉默的声音,这声音在问“意大利呢?”

(以意大利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法文本)

让我们发出一个意大利的音符。我们发出了这一音符——迟做总比不做好。要我们忘记我们朋友是困难的,特别是我想到现在他们许多人正在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已经对大家说过多次,今天我们再次说,谈论和平就是谈论人民。所以,我高兴地来到你们中间。

(以克里奥耳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法文本)

各位代表请猜一下,什么语言正在进入联合国。是的,这当然是克里奥耳语。

(以法语发言)

是的,我们同整个联合国所有国家人民一道,踏上通往更美好的未来之路。

实际上,本十年是以可以塑造人类未来并理所当然地带来希望和问题的事件为开始的。我们认为,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标志着国际社会进行深刻反思的时期。和以往的时期不同,本届会议是在一个深刻动荡正明显地改变着我们星球地缘政治轴心的时候举行的。两极政策的辩证法正使得国际社会疑惑,谁将占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中的席位?全球一级的民主会怎么样?

我们正在谈论地缘政治轴心的未来,决不应允许这种未来变为集权主义和绝对的权力。

正当国际社会关注本星球地缘政治轴心的改变时,让我们转过来谈论我们亲爱的海地,这个充满反抗精神,忠实的女儿,这个反抗所有帝国主义支配,但忠实于所有民主传统的叛逆。

我想谈谈我们道路上的十个里程碑,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产生于我们民主实践的10条民主戒律。我们的信息将限于10条民主戒律排成一条直线矗立的民主领域。

第一里程碑,或第一条民主戒律,是不自由毋宁死。如大家所知,海地是西半球的第一座自由灯塔。1791年,我们发动了世界上第一场奴隶革命时,成千上万的黑人得以摆脱镇压的枷锁。这场胜利革命的领袖们帮助为南美的西蒙·波利瓦尔的解放圣战提供了资金。正是在海地首次废除了奴隶制,朝着人类自由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从海地革命中生长出了人权宣言之根。布克曼、德萨林和图森·卢维尔图尔的海地过去是并且仍然是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海地象一颗自由之星,闪耀在所有人的眼中。在我们常常是光辉的,有时是动乱的历史上,我们一贯自豪地回顾我们祖先创下的史无前例的业绩。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声远远没有在一个一事无成的过去被窒息,而是不停地响在一个已经永远成为自由国家的民族心中。

在我们迈往1991年的整个道路上,尽管我们对自由世界作出了贡献,海地仍然无

法向国际社会打开所有门户。当时的殖民者及其盟友和我们的领袖及传统上的寡头政治集团一样，害怕自由。白人殖民者，黑人殖民者——我们必须摆脱黑人独裁者及其国际盟友的支配。

庆幸的是，海地人民于1986年震惊全世界地推翻了一个长达30年的独裁政权。这是结束一个留下了无法消除的伤痕的独裁政权的开始。但是，我们越是回忆这些伤痕，我们就越是大声的疾呼：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由毋宁死。

第二个里程碑或民主戒律，是不民主毋宁死。在于1986年2月7日推翻了镇压成性和腐败的杜瓦利埃政权之后，夏勒马涅·佩拉尔特的人民只有一个选择：一劳永逸地在海地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因此，不自由毋宁死就不民主毋宁死等同起来了。因此，我们为实现我们的权利同1986年以后垄断政权的少数人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是一场无情和合法的斗争，因为那些掌权的人没有作任何事来改变政府的性质，该政府有这样长的时期内制造了维持现状以及使剥削和压迫机器运行的条件。

1990年12月16日，由于海地人民的勇敢和你们的贡献，我们终于首次举行了自由、公平和民主的选举。荣耀属于海地群众。光荣属于我们的在19世纪初期挫败了殖民主义的祖先。让我们欢呼国际社会，欢呼联合国！

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创举。这一次，一个进行了一场有独创性的战术运动的民族首次通过投票箱发动了一场革命。在第一次投票就以超过70%的多数选出了共和国总统象征着人民、人民力量和人民要求的胜利。

这些自由、公平和民主的选举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的政治战略，即历史性地引进“拉瓦拉斯”的成果。我们以“拉瓦拉斯”的方式斗争，我们以“拉瓦拉斯”的方式取胜，我们正以“拉瓦拉斯”方式向前迈进。

团结就有力量，这是我们的座右铭。用分裂的叉子是不能喝选举这碗汤的，用分裂的叉子是不能喝民主这碗汤的。

在某种程度上，“拉瓦拉斯”战略与教皇的思想相近，他在其今年第一百号通谕中说，东欧和苏联的事件正在为重新肯定“彻底解放人类的真正神学的积极性质”

铺平道路。在海地，这个神学态度不能限于仅仅简单地分析现实；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穷人学派的思考和行动方法，得到上帝启示的特权场所，这场为彻底解放人类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主题。

我们正是以穷人的经验作为民主实践学说的基础，当然，这种学说是受自由的神学的支持和启发。在自由神学和自由政治之间建立起的辩证关系必然经历过穷人的生活 and 经历。

当让-保罗·萨特批评黑格尔时，他注意到后者忽视了空虚便是什么都没有这一事实，而我们政教分开的神学家可以说贫穷的空虚是一种渴望的空虚，并不是没有关键的内容。渴望解放，这种空虚便带来穷人精神之中的正当期待。它通过实现民主而存在。我们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人必须忠于其权利。

我现在谈一下民主的第三个里程碑：对人权的忠诚。如果一个人有义务，他肯定也有权利，被尊重的权利和尊重的权利，保证最终将出现一个法治国家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是而且必须继续是神圣的。我们的沉重责任是忠实地遵守宪法，根据我们的1804年的《独立法案》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保障我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要建设一个社会正义、经济上自由和政治上独立的海地国家就必须尊重宪法。

为了建立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政治多样化，加强民族团结，消灭城乡差别和确保行政司法和议会权力的分开与和睦分配，就必须尊重宪法，以便在基本自由和尊重人权、国家对话、以及通过有效的权力下放让全体人民参加制定涉及国家生活的重大决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府。

民主的第四个里程碑或第四个原则的是吃饭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

无需说，吃饭的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由于被剥削而饿肚子的人的存在是对压迫者和负责使不可剥夺和不能取消的生命权利得到尊重的当局的控诉。在海地，国际剥削的受害者难以得到足够的食物，因为他们自己受到国际剥削的压榨。世界各国每年要在军备竞赛中用掉5000多亿美元，或者说每天用掉14亿美元。

仅仅15天的这种开支便可以在许多年里从地球上消灭饥饿。

饥饿的悲剧并非产生于缺少食物而是产生于缺少社会正义。工作、更多的工作，永远的工作——如果人需要以挥撒泪水来谋生，这就是他需要做的事情。有人注意到，如果花费在建造一架B-1轰炸机的费用用于建设住房，那么就将创造7万个就业机会。

我们怎能解释71%的海地农民仅耕种不到1.2公顷的一小块土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怎能解释30%的我国最富有的地主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可耕地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必须摆脱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经济部门过去的漠不关心，并要求尊重获得食物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一个人挨饿便是所有的人都在挨饿。每一个人都必须为实现一个将根除饥饿的劳动文明而工作。一个人挨饿便是所有的人都在挨饿。

我们不能空谈而要探索一些自1991年2月7日以来已经走过的实际途径。1991年2月7日“拉瓦拉斯”政府开始给行政管理带来秩序。国家资金明显增长。在上届政府的最后4个月里财政和关税收入的月平均数为8680万古德，与此相比我们的“拉瓦拉斯”政府头4个月的平均数为1亿2290万古德，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6月份达到1亿3760万。至于支出，上届政府在1990年11月用掉1亿6470万古德，“拉瓦拉斯”政府在1991年6月仅用掉8600万。从而，在很长时间内公有基金第一次出现了4100万古德的盈余。

必须增加粮食生产。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将执行《宪法》第248条提出的农业改革并为农民提供必要的生产手段。

私有部门的参与是建立高度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关键~~。过去非法的做法使一些部门可以掠夺国家，损害大多数人口，而我们的拉瓦拉斯政府正在确保所有人的权利得到尊重：根据宪法条款投资的权利；为人和经济的~~增长~~而工作的权利。现在海地在此向我们海外的~~亲爱的朋友~~和投资者表示最热诚和衷心的欢迎。

民主原则的第五个里程碑是要求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权利。在过去的五年里，海地人民为正在全世界进行着的民主斗争作出了杰出的和可观的贡献。随着

民主浪潮在东欧、亚洲、中东、南非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高涨，我们在海地目睹了一次我们称之为“拉瓦拉斯”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现的民主。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地理政治、外交、经济和国际联系而孤立存在。

今天，我们把要求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权利看作是这个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在此我们一方面可以认识过去的富有而又贫困的果实，另一方面又可以区别当今受到剥削而又有希望的果实，因为我们现在有机会把一个殖民统治的过去和民主的今天结合起来。

埃弗苏斯的海拉克里特斯正确地说道：“醒了的人只有一个世界，而睡着的人有着他们各自的世界。”作为觉醒了的海地人民，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正义的世界，所有人的正义，我们经常称为社会不正义的受害者的海地人的正义。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正义的世界的地平线，我们会想还要等多久贫困的人才被迫与德谟克利特一同喊出“我们寻求好的东西但找不到，我们不找但却发现了邪恶。”

出于意念可以移动物体的信念，我们政策将继续听取公众的意见，他们要求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和尊严。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众多的生活在国外的海地兄弟姐妹所遭受的待遇。

第十个民主里程碑或者说第十条民主戒律则是在国外散居地自卫——即所谓的第十部。我们的海地兄弟姐妹在1991年前一直遭受镇压机器的盲目暴行和形成反民主制度的剥削结构的追捕和骚扰。他们并不总是享有找到希望之乡的欢乐。

他们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虐待者不愿意给他们的受害者颁发适当签署的折磨证明书；他们被认为非法，因为他们不得不以船民的身份或在没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旅行。但他们对那些喜欢顺从和可以任意剥削的劳动力的老板们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能为我们那些被监禁在克洛美和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们说些什么？难道现在不应该以民主的名义调查他们的案子，把他们的苦难化为欢乐吗？为鼓励有关当

局为给这些人带来期待已久的欢乐而采取适当的措施,我们海地政府正在不断地打击海地领土上的欺诈行为和获取假签证的做法。

当我们向大会第四十六届常会讲话的时候,为了我们社会的福利,我们作这样的表示,我们感到有义务在全人类面前痛斥和谴责明目张胆地违反居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人的人权的做法。

尽管我们承认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主权,但我们必须坚决痛斥和谴责这种对人权的违反。

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好比一只鸟身上的两个翅膀。两个国家共有伊斯帕尼奥拉这个美丽的岛屿。为了响应那些被剥夺权利的所有受害者的呼声,为了与我们尊重人权的承诺保持一致,尽管这种强迫遣返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财政困难,我们仍然愿意尊重这只鸟身上的两翼。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海地欢迎那些所有跨过我们边界的男男女女,不管他们是海地人还是多米尼加人。为了声援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我们呼吁实行赔偿,对那些原籍为海地人但因出生而成为多米尼加公民的人以及对沦为这种遣返的受害者的海地公民进行同样的赔偿。当了解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正发生的一切的时候,不是应该伤心哭泣,而是应该以海地人民的名义以及以全世界所有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名义捍卫人权。因此,我们海地人正同我们的多米尼加兄弟姐妹们一起努力,以求共同和睦相处,不断进行对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体海地人民,我们海地男男女女,同那些不同意这种违反人权的做法的多米尼加人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要求赔偿。

我们将永远同多米尼加人民一起象兄弟姐妹一样携手前进,以便和平相处。但是,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是不会在人权遭残踏的时候把头低下的。现在,出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或海地的海地人、多米尼加裔海地人、海地裔多米尼加人的人权正遭到残踏。令人遗憾的是,甚至是涉及到多米尼加人,肤色的因素照样起作用。

(以法语发言)

他们遭逮捕并被驱逐到海地领土内。他们大都没有家、家庭或工作。根据保守

的估计,被遣返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万以上。为了使有关国际机构能够帮助我们确保对人权的尊重,我们此时此地带着自豪和尊严庄严地宣布,我们海地兄弟姐妹再也不会被出卖,使他们的鲜血变成苦味糖。溶化在苦味糖中的鲜血是不可接受的,不可接受的东西就不应接受。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希望,我的多米尼加兄弟姐妹们将永远同我们并肩前进,进行对话,从而共同保护所有多米尼加人和海地人的权利。我要对我所挚爱的多米尼加兄弟们说:让我们共同前进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

(以法语发言)

第七个民主的里程碑或者说第七条民主的戒律就是:拒绝暴力,欢迎“拉瓦拉斯”。在1991年发生非武装政治革命是可能的吗?是的。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发生了。这就是“拉瓦拉斯”的教诲:民主力量以策略和战略的方式汇集到一起,挥舞着团结的武器同暴力的武器搏斗。一场惊人的胜利,一次历史性的惊人的胜利!

在穷人的学校里,关于非暴力和团结的教导正在战胜那种体制化的暴力。1804年是我们最初独立的日子,但1991年标致着我们第二次独立的时代的开始。

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够对恰恰在经济暴力结构仍然存在的地方非暴力取得这种胜利仍然无动于衷呢?考验经济暴力受害者的耐心难道是合法吗?没有哪项政策同国力没关系,但是也没有那国的经济同利益无关。

由于恢复了和平,海地民众投入的非暴力资本正在产生相当大的经济利益。一种简单的心理社会分析就能非常雄辩地说明问题。因为社会自我受寡头僵化制度的攻击越多,它在心理上、政治和经济上就越健康。对非暴力的教诲应该唤起我国对非暴力的集体意识。我国是一个非暴力的地方,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仍受到经济暴力压榨,他们仍是文盲--但他们并不愚蠢。使这些受害者脱盲需要海地的真正朋友们--不仅仅是朋友,而且是真正的朋友--给予帮助。作为真正的朋友,你们作为世界公民不能作为旁观者而要作为行动者与我们共同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我们

的扫盲运动中得到你们的合作。在这个层次上的任何合作都表明以积极的非暴力同经济暴力作斗争的决心。在响起暴力枪声的地方,让非暴力的阳光本着“拉瓦拉斯”的精神照耀大地。

第八个民主基石,或称民主诫律是:忠于人即忠于最高财富。

谈到人是最高财富也许会暗示人们忽视黄金、石油和美元。但事实远非如此。它们都是财富。根据某些专家推测,如果美国的水电潜力得到充分开发的话,它所提供的能量将超过世界消费的所有石油。

所有这些财富都应用于人类——即“拉瓦拉斯”政策的轴心。我们愿随时准备采取任何能够促进个人充分发展的措施,展示我们对这一立场的忠诚。因此,我们已经同加勒比共同体建立的和睦联系是加勒比团结。构架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更有效地促进人的福利。

我们还在努力扩大我国同拉丁美洲邻国之间的南南关系。毫无疑问,南南关系并非海地唯一的重要关系。因为我们同美国享有共同的政治遗产,美国的独立史使我们想起,海地先驱者也正是为了同样的独立而曾进行战斗并献出生命。同我们也有共同政治遗产的法国、美国和北美其他国家、欧洲、中东和非洲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同我们一起构成了全世界各国独立网的一部分。

我们本着爱国主义精神向生活在古巴的海地男人和妇女致敬,我们还向古巴和古巴人民致敬,我们祝他们取得和平和民主进步。我们还要向中东和南非致以同样良好的祝愿,祝他们取得和平和民主进步。

近年来,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领导下,联合国已经展示只要有手段,它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冲突的。伊朗和伊拉克停止敌对行动、纳米比亚独立和西撒哈拉问题即将解决,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1990年8月2日当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受到伊拉克残酷侵略时联合国依照《宪章》作出了反应,这种反应也是对这一点的进一步证明。虽然人们对处理冲突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保留,但联合国的作用却从未受到质疑。但尽管如此,海湾危机提出了一些目前尚无答案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尽管联合国作出了各项努力,但在世界某些地区,人民之间彼此的利益分歧和缺乏理解仍在引起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尽管阿扎尼亚人民战胜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司法机构而取得胜利,但是我们远未达到顶峰,即民主。

非洲黑人应该享有《世界人权宣言》承认的各项权利,出于对他们的声援,我们要借此机会吁请国际社会,特别是工业化国家不要这么早就解除对比勒陀利亚政权规定的全面制裁。海地共和国立场鲜明地反对种族隔离,我国正在努力确保,南非黑人多数在一个多种族和民族的社会充分享有其各项权利。英勇的曼德拉!光荣属于曼德拉!

如果我现在听到的这种掌声是出于对曼德拉的怀念,那么当然也应该为纪念另一位真正伟大的人——马丁·路德·金而鼓掌。

海地政府满意地注意到西撒哈拉冲突各方最近达成停火。我们要重申,我们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这项进程。

一个人的苦难就是全人类的苦难。我们政策的目标是日复一日地雄辩证明我们对人的忠诚。

第九个民主基石或称戒规是:忠于我们的文化。

对“拉瓦拉斯”的实践在政治领域交织起文化的纽带。抵制文化异化保证了民主结构的心理健康。因为任何文化自杀现象都会使社会主体失去活力,并只能威胁该主体的民主细胞。

生活、最充实地生活,这也是要从自己文化的渊源中汲取营养。最充实地生活就是要把人们的根深深地插在自己文化的渊源上。

这包括了一国人民生活的全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必须被探究和和考察的存在的深度。我们所说的这一存在是指关系的各组成部分,各种多方面的关系。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弗里德里希·尼采将人解释为一种桥梁,而不是一种目的,从而把人放在文化适应和文化归属的过程的交叉点上。这里所讲的是文化种子的传播,一方面可能给这一存在以新的生命,一方面也可能损害其最精髓的部分。

所谓主导文化与支配文化之间的接触所传播的病态的罪恶的病毒只能对任何民主发展带来危害。

“拉瓦拉斯”的理论力图使我们的文化个性具有真正的价值。只有在固有的传统价值交织在某一种社会文化的细胞内，深刻的变化才会以民主的方式得以实现。

这种对人类文化的忠实性促使我们关心库尔德人、巴勒斯坦人、犹太人、伊拉克各族人所关心的事物，这些人民都珍视其存在的渊源。

海地共和国就是在这种尊重与和平的情况下热烈欢迎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的大家庭。

忠实于我们的文化也促使我们增加对判断性认识的敏锐性，以便保护我们的文化肌体不遭受诸如非法贩运麻醉药品之类的某些罪恶行为的侵袭。海地政府谨回顾，抵制生产毒品的有效工作也涉及到向拉丁美洲国家的更多的援助。

至于毒品贩运本身，必须回顾，这是来自北方的需求所引起并维持的。因此，由工业化国家消费者引起的对毒品生产的刺激必须消除。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北方和南方国家之间协调一致的行动能够更加有效地制止罪恶的毒品对男男女女的破坏性影响。

第十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里程碑，或者说第十项民主戒律是：在整个议席上，

是的，在整个民主的议席上。

不是议席上的少数人，

也不是议席下的多数人，

而是在整个民主议席上。

当我们走向1992年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一项历史性的事件。这项历史事件就是海地人民接受基督教并为其生存，维护其尊严和特性开展斗争即将五百周年。我们的抵抗在质量与数量上都接近五百周年的时候，可以谈论在议席上召集会议的问题。事实上，这是我们在即将进入第3000年的前夕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

牙买加、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古巴、多米尼加、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及其他

地方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过去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在我们走向民主议席的进程中建立更加巩固和深刻的联系。

在加勒比,拉丁美洲和国际范围内需要一项新的社会契约,这样我们有朝一日就可以在民主议席上聚会。

自由联合国庄严组织的选举之日1990年12月16日以来,我们海地已经在走向这一聚会的焦点。

如果我们都要达到这一聚会焦点的话,那么现在就应当停止让债务促使资源由我们贫穷的国家以净额流向富裕国家的情况。事实上,在1983年和1988年之间,流向所谓发达国家的资源净额达1150亿美元。其中仅一年,也就是1989年,资源的这种流动达到大约600亿美元--南方的国家迫切地需要这些财政资源来进行发展。

我希望第四个十年将在所要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的范围内产生积极的结果。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海地共和国谴责绝对的权力,拥抱由民众参加的民主,并高唱自由、自豪和尊严的赞歌--自由已经赢得,自豪感从新产生,尊严得到再生。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刻,海地共和国荣幸地欢呼各国的团结:联合国为了联合世界;联合国由团结一致的各国人民所创建。

至于海地人民,我们再次欢呼其英雄式的勇气,本着“拉瓦拉斯”精神坚持不懈地高呼:

宁愿与人民一起灭亡,不愿脱离人民成功。但是有了人民,就不可能失败。因此胜利属于我们。

同样地,我们相信人类:如果有人被剥削,呼唤我们。我们对你的呼唤将回答一个“是”,77次“是”。对于剥削,我们的回答是“不”,77次“不”。保护人权,这就是联合国的使命。我们相信和平;如果战争爆发,呼唤我们。对于你们的呼唤,我们将回答一个“是”,77次“是”。对于战争,我们的回答是“不”,77次“不”。保障和平,这就是联合国的使命。

我们相信各国人民间的兄弟情谊。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人们之间不各，来找我们，对你们的请求我将给予77次接受。对于拒绝我们将回答，77次不接受。成为对话的地方：这就是联合国的使命。

我们相信海地人民。不管他们在何处以“拉瓦拉斯”精神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都将会各他们在一起，永远和他们在一起。与其脱离人民而取得成功，不如与人民一道战斗到底。

当这一信条在我们的耳中回响时，作为结束语，让民主信条的回声也在我们耳中回响。我们相信这十条民主戒律。我们相信这一民主政策。我们相信这个会议，这里的会议桌上没有少数，会议桌下也没有多数，这里每个人都将围着民主之桌就座。所以以人民作为名义吧，以人民的儿子和人民的圣灵作为名义，阿们。

团结起来我们才强大。在加勒比海地区团结起来，我们就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团结起来，我们就是一个追求和平、公正、博爱和自由的力量。

我们有权利在这里讲话吗？如果有，让我们大家异口同声，这样在海地就能够听到回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海地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海地共和国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神父阁下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下午4点35分会议暂停，4点40分复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乔希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沙特阿拉伯的希哈比大使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我祝愿他指导我们的审议获得圆满成功。我还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前任马耳他的外长吉多·德马尔科先生的感谢，感谢他以杰出的方式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我还想向秘书长哈维尔·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热烈的赞扬。联合国大大得益于他的智慧和敬业精神。

联合国的缔造者把本组织设想为一个和平和普遍的大家庭。因此，非常高兴欢迎我们当中的新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它们的加入使得我们距离联合国的会员国普遍性原则的目标更进一步。

审议中的这一年充满了范围及重要性都非同寻常的事件。《宪章》的理想——建立一个宽容的、男女及大小国家权利平等的世界的理想，在更大自由与尊严以及人的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进步和更高生活水平的理想——仍然远未得到实现。但是，希望从来没有这么高。一个自发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合作与相互信任的精神取代了四十多年来笼罩东西方关系、使本组织丧失有效性的对抗气氛。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际社会充分表明，侵略将不会受到容忍，不会取得成功，不会得到好处。这种对集体行动的承诺带来了联合国的复兴。

这些重要的发展为全世界数百万人民带来了希望。尼泊尔对自己成为走向多元政治体系全球运动的一部分感到自豪。一年多以前，尼泊尔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群众运动，要求恢复多党民主。民主的恢复使尼泊尔国王和人民在建设国家的进程中走到一起。我们相信，民主、多元化和人权在经济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新宪法将主权授予人民。君主立宪、多党政治体制、独立的司法以及对所有人权的保证是它的标志。尼泊尔人民对选择自己政府权利的热情和积极性在今年5月举行的、尼泊尔过去30年中的第一次自由大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的新政府开始了巩固宪法中规定的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各个机构的进程。政府承诺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创造一个所有的人都可以最大程度地行使权利与自由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期待着友好国家和多边机构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与合作。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与相邻国家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我们与南亚的邻国一起加入了一个属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合作计划，以便为实现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持久的真

诚与信任关系这个宏大理想奠定基础。我们珍视自己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谊,并愿为实现和平与安全而予以合作。我们对人权的信念已经载入了我们的宪法之中,我们决心将人权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石。

正如秘书长在他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的,世界局势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希望与危险并存的局面。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人民革命导致了铁幕的崩溃,使得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在世界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了自己应得的位置。我们对以统一的办法解决欧洲问题的趋势表示欢迎。一个有力的欧洲是世界范围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没有比一个统一的欧洲滑向堡垒欧洲更加不幸的了。矛盾的是,变革之风也使得民族和少数民族冲突的幽灵得以抬头。如果任由这个幽灵蔓延,它所包含的不稳定的种子将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只有通过严格遵守人权准则,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些爆发点才能得到控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最大程度的政治家风度。

我们应该抓住国际关系新气候创造的机会,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解决冲突危机。

现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在眼前。我们对柬埔寨各方进行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为全面政治解决制定的计划表示欢迎。我们坚决支持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我们真诚地希望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会推动朝鲜人民统过和平努力实现统一。

我们对朝着彻底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的方向出现的重大发展表示欢迎。我们呼吁结束在南非的暴力,因为暴力只会损害实现消除种族隔离的目标。我们支持多数人民通过谈判与和平办法实现南非持久变革的决心,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为此目的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

不承认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就不可能有和平的世界。我们对自卫的合法权利没有问题,但我们觉得目前热衷军事安全与寻求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誓言有着根本的矛盾。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努力进行裁军。

一系列危机显著地表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的重要性。裁军必须包括所有类型的武器：核武器、常规和化学武器、苏联与美国之间谈判中取得的进展使我们受到鼓舞。尼泊尔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的签署表示欢迎，期待着这一进程继续下去，导致进一步裁减战略武库。我们欢迎中国和法国决定加入《核武器不扩散条约》，这个步骤将会大大加强核裁军这一关键基石的可信性。我们重申我们呼吁尽早缔结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普遍公约。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将许多希望集中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今天的世界政治局势为把解决相互关联的经济、财政、货币及贸易问题作为更广泛的政治进程的内容提供了机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局势的不断恶化本身就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它有害于巩固民主及人权。迫切需要在债务、贸易、商品及人力资源发展的领域采取紧迫行动，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持续困难最严重地打击了最不发达国家。除非采取紧迫措施，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不断边缘化将难以逆转。它们需要财政援助、免除债务和结构改革的综合计划。在这方面，尼泊尔希望全面迅速地执行由第二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

环境已经成为需要解决的重大全球问题。现在的挑战是找到方法，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不牺牲它们的发展需要的情况下有效地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很显然，只有世界各国一起行动起来，才能够克服非常复杂多样的环境问题。将于1992年召开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将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我们超越泛泛的空谈，通过以转让足够的资源和技术为基础的有利于环境的发展战略。

要几年以后我们才能够充分地理解近几年所发生的变化的影响。在形势的发展速度超过我们的适应能力时，人们一致认为，《宪章》的各项原则应该指导我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以确保向稳定、民主的世界秩序的顺利过渡。在面对波斯湾危机时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将对未来产生非凡的影响。它维护了无条件地遵守法治的原则。它也标志着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执行安理会权威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地区性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但同时我们也想强调指出确保这种一致意见也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广泛支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鉴于目前形势动荡不安,秘书长关于应该再次强调预防性外交的呼吁是非常及时的。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和尼加拉瓜的成功行动、在安哥拉和中美洲正在进行的努力、在西撒哈拉举行公民投票的联合国计划、拟议在柬埔寨采取的行动以及在阿富汗的前景都使得本世界组织的作为有了新的可能性。

维护和平行动的至关重要性早已经得到公认,但是,联合国参与维护和平行动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正在迅速出现。尼泊尔将继续坚决地支持联合国的维护和创造和平的活动。我们相信,这些行动必须基于明确授权与成本效率、灵活和有效的原则。充足的资金与有关各方的合作同样重要。这就需要各会员国再次承诺履行它们的责任,执行正当授权的维护和平和/或创造和平的行动。

既然《宪章》的视野不仅仅限制于解决政治问题,联合国必须在创造一个人人都有权过上体面生活的世界中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参与寻求一种全球性解决办法,以解决存在多年的广泛贫困,保护环境,战胜恐怖主义和贩运毒品的祸害以及保护人权等问题。

归根结底,人人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作出共同努力实现《宪章》理想的最终理由。我们现在正参与寻求一种民主的国际秩序,完全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得人权成为我们的承诺应该注重的焦点。

改变在和平和体面的生存等事务方面的潮流甚至对复兴了的联合国来说也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一定要利用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因为这些变化使得我们有可能使《联合国宪章》所载的理想得到复兴。

麦克杜格尔夫人(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副主席先生,我知道你会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转达我的祝贺。我与刚才讲话的各位代表一样祝贺他担任这一非常重要的职务。我知道,他、你和其他几位副主席将利用你们的智慧和经验在许多杰出

的前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自从去年的一般性辩论以来,大会的成员已经有了增加。联合国大家庭现在已经有了七个新的会员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朝鲜、南朝鲜、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我向这七个会员国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保证加拿大将继续与他们合作。

今年,我们是在具有重大机会的时刻开会的。过去几个月事态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总的说来预示着一个更为安全、更为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出现,预示着一个致力于法治的世界的最终胜利。但是,进步也带来了挑战。一场接一场的革命导致了长期处于酝酿状态的民族对抗。震撼着苏联的变化使得被长期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紧张状态公开化。

(以法语发言)

南斯拉夫的内战威胁着欧洲的新和平。由于政治动乱,自然灾害和无情的贫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逃离他们的祖国。

国际社会必须调整自己,从一个以单独的民主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走向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从一个以双边外交为主的世界走上一个多边机构占中心地位的世界。

在这一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刻,我们必须既在国家一级,又在国际一级作出调整。现在,加拿大正在面临着国内挑战的情况下作出这种根本的调整。这种调整包括对我们最基本的国内政治结构提出根本的质疑。加拿大政府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建设一个繁荣和统一的加拿大。我相信,加拿大人民将通过灵活、容忍、妥协和乐观精神更新我们的联邦。这种精神是加拿大和本组织的关系的一个特点,也是加拿大许多其他国际活动的特点。我们的这一承诺要归功于我们的人民,归功于一个在发生深刻、有时是痛苦变化的时候寻求稳定、安全与领导的世界。

也应该对各国多少世纪以来赖以进行外交活动的所有教义和法律进行调整。在民族憎恶的力量导致上百人死亡和毁灭的南斯拉夫,我们不能允许不干涉原则阻挠作出有效的国际反应。主权概念对国家地位、国际对话以及当然对联合国本身都是

十分重要的。然而南斯拉夫目前的冲突不只是内政。南斯拉夫有效政府权威的崩溃如果继续下去,将使内乱升级并危害邻国和平与安全。因此主权概念必须尊重更高的原则,包括保护人类生命免遭肆意毁灭的必要。

这就是加拿大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南斯拉夫局势的原因。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安理会代表我们大家发言。安理会的行动带有整个国际社会的份量和权威。我们相信,它能够、也应该使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为实现和平谈判解决而作出的努力也具有这种份量和权威。

如果决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将有助于这一解决,我愿向你们保证,加拿大已作好准备并且愿意作出自己的努力,正如过去当推动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和义务显而易见的时候我们所作的那样。

本组织内部去年发生的各种事件打开了新局面。普通加拿大人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联合国履行其《宪章》使命时,我们充满决心和精力地参与其中。加拿大人支持联合国波斯湾行动。他们支持我国参与恢复科威特主权的努力,因为他们认识到基本国际原则受到威胁。但是如果没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明确授权,他们是不会支持这些行动的。

现在同样是这些加拿大人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联合国,一个建立在国际法治基础上、能够致力于各地广泛安全的联合国。建立这种压倒性安全格局的必要性是过去一年里各种事件的主要教训。

我相信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不要仅限于禁止武装对峙的体制。我相信我们需要多边安全概念的新定义,它将考虑到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新的、各种各样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臭氧层的耗尽、我们海洋的质量下降、使人衰弱的非法贩毒的灾难、类似艾滋病的全球流行病,人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大规模出走以及在世界许多地方持续的绝望性贫穷。我们同样认识到,我们的集体安全依赖于民主和尊重人权。

海湾危机表明联合国拥有打退军事侵略的意志和能力。但是我们能够应付这些

众多的新的挑战吗？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对人权和自由以及对环境的挑战吗？

对加拿大来说，唯一最为重要的优先问题就是使联合国更为强大、更为有效以及更为关切本十年的各种挑战。我们首先可以以新的眼光看看《联合国宪章》以及安全理事会。

譬如说，很少有人意识到已经加入联合国并且正在为之卓越工作的七个国家仍然被列为“敌对国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找到办法消除这一陈旧的烙印。

至于安全理事会本身，我们象其他人一样期待着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提供有效的领导，它们今天正以《宪章》所规定的伙伴方式共同工作的。加拿大相信，现在开始期待有一天代表全球各个地区的关键性国家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为时并不过早。与此同时，我们眼下的优先问题是确保目前形式下的安全理事会能够富有远见、有效和英明地发挥作用。

作为起点，我们必须加强安理会采取预防性或预见性行动的能力。具有确定即将到来的爆发点、在尽早阶段发起必要的政治意愿以及采取有效、决定性和及时行动的能力将尽量减少意外因素，增加对事件作出反映的时间并减少对安全的危险。的确，联合国体系具有提供早期有效警告的能力本身也许可以阻止求助于冲突。

我相信，只要秘书长继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我们就可以在现存《宪章》内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象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本人一样感到自豪，在他任职期间尽管有巨大的压制因素，仍然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在承认他的功绩的同时，我们也认为他的工作需要得到我们更强有力的支持，以确保他的继任者得以继续进行同样令人鼓舞的领导。

为使联合国卓有成效的另一个，而且是非常实际的方面是，所有会员国必须尊重各自的财政义务。这意味着及时和全部的付款。在联合国的作用得到加强的时候，令人极其不能接受的是联合国竟会由于未缴付摊派款项，缺乏足够资金来源而陷于瘫痪。

加拿大承诺改善联合国为和平目的而开辟会员国军事资金的能力。这对于人道

主义的目的,以及对于以维持和平,而且需要时以军事行动推动和平与安全都是必要的。我们期待着加强秘书长安排和采取维持和平使命的能力。我们还应寻求将这些军事资金转于人道主义救济目的的方法。

我们也要更密切地注视地区安全。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安全理事会阻止侵略行为的能力本身不能提供全球安全。此外,我们需要在合作的基础上作出有效的地区安全安排,这种安排能够处理一些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潜在原因。

新的全球性合作气候为各地区处理自己的问题而不被当作某些更大范围意识形态游戏中的多米诺骨牌创造了机会。它也为各地区带来了这样做的义务。这一做法对类似中欧和东欧以及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柬埔寨和平进展以及其它地区冲突的解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东,问题仍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现在离解决这些困难问题又近了一点。加拿大将继续支持此类建设性的主动行动,例如美国目前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年)号决议和第338(1973年)号决议的原则基础上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的直接谈判,这是通往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我们继续希望一个和平会议会为那些谈判打开大门。

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能够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作出特别努力,表明我们对直接有关的各方的敏感性。在我们的权限之内,大会的这次会议关于撤消声名狼藉的“犹太复国主义即种族主义”的决议的决定能发出一个有力和积极的信号,加拿大将支持这样一个行动。

重新努力开始设计一个对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全面有效的框架也是绝对必要的。海湾冲突表明,常规武器,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发射系统,都能使整个地区不稳定。自1950年本组织刚刚成立不久以来,世界经历了125场战争。这些战争杀死了2 500万人,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被常规的普通武器杀死的。国际社会还需要看到多少冲突、多少死亡和多少赤贫的难民才能开始履行我们所有的国家为消除这些危险必须作出的必要政治义务呢?

加拿大是最早提出采取明确行动的国家之一。2月,我国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把正在伊拉克进行的武器集结形容为疯狂,今天我们仍在目睹这种疯狂。那时,总理带头呼吁采取几项具体措施:首先,普遍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并使其在1995年后无限期延长;第二,立即缔结一项全球性全面的和可核查的公约,禁止获得、拥有和使用化学武器;第三,加强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第四,国际军火交易透明度,特别是通过建立一个联合国登记制度。

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正在准备就核、生物和化学武器问题提出建议。在常规武器问题上,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不只是为了了解军火贸易方面的情况,而且还要建立信心和信任。早就应该实行一个普遍的、非歧视性的有效的全球性军火转让登记制度。这种登记还应包括现有的国家库存,我们必须准备在这些情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我们欢呼过去一年来东西方军备控制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进展。我们促请所有各方尽快批准和履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后重新开始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庞大武库。

请让我指出,在提出这些呼吁时,我们并不天真。每个国家都有合法权利估定自己的防备需要,每个国家都有权据此采取行动。但是,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防备的伪装下集聚旨在摧毁其邻国的武器。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大量的费用被花在武器上,而牺牲了其他重要的优先事项,例如,保健、教育和农业。选择要有我们所有国家作出。有句老话说“化剑为犁”——破坏的手段或是和平的工具。

(用法文发言)

我还想就人道主义援助的有效性谈几句。向自然、经济和政治灾害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一向是联合国的一个优先考虑事项。然而,我们很清楚,联合国失掉了对这些危机作出反应的优势,这一优势被各机构间的争吵和戒备囤积公认的紧缺资源所减弱。面对人类悲剧,这些作法是不能原谅和不能容忍的。因此,现在到了指定一位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济的高级官员的时候了,他应能够以速度和同情心对灾难

作出迅速的国际反应。

使联合国灾难救援组织重新具有有效性和在纽约和日内瓦间建立更强的联系能够提供所需要的、连贯的和集中的机构间反应,我们支持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基金,以使灾难初始的人道主义援助具备灵活性。

关于发展中国家问题,尽管财政紧张影响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加拿大认为,一个加强了的和更加有效的联合国必须继续把重点放在帮助我们当中最穷的国家上。

发展中国家正在为改革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出重大努力。不幸的是,在很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正如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行动方案的报告中所显著强调的,偿债义务继续远远超过其支付能力。这一挑战由于干旱、沙漠化、环境恶化和疾病,以及逃离这些危险的绝望人民的迁移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答案何在?尽管答案可能是复杂的,但是它们并不是新的。可持续的发展这一共同目标取决于参与民主、开放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健全的经济管理和一个有秩序的国际贸易制度,这些都是我们在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中正努力确保建立的。意识形态集团现在正在解体,我们绝不能再创造新的经济集团使我们再次分裂。

(以英语发言)

过去一年来,我们在人权领域看到了很大进展,这是加拿大最喜欢的话题。例如,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国家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然而,正如我们所共知的,要作的事情还很多。1993年世界会议应当成为加强国际努力、促进人权普遍文化的焦点。随着会期的接近,我们必须问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中心怎样才能成为人权问题更强有力和更有发言权的监查机构。鉴于我们把人权作为宪章三个主要目标之一而予以重视,我们必须建立联合国系统的制度能力,以使它能够有效的行使其职能。我们在人权领域的目标和由秘书长支配的有限手段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不寻常。

最近几个月的事件也使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民主体制上,这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称赞在去年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国家,其中许多国家都是第一次举行此类选举。但民主并不仅仅是一个选举进程;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它必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应得到体制上的支持,包括新闻自由和高度警惕地保护独立的司法。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我们准备致力于通过一项关于司法独立的决议。

联合国必须加强使妇女获得平等的工作。虽然自宣布国际妇女年和联合国妇女十年以来,联合国已采取了一些步骤,促进男女平等,但世界的大部分妇女仍然在权力、财富和机会方面远远落后于男人,但她们却仍然做很多的工作。

联合国的领导集团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并在自己的运作中在有关妇女平等的各种问题方面起带头作用。一个很久以前就应采取的步骤是确保通过任命更多的妇女担任高级职位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

必须在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包括旨在提高识字率的方案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必须作出努力,确保妇女充分参与发展进程并在该进程中拥有发言权,还必须大力推进这种努力。除了构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的基础的社会正义和平等这些考虑外,我们现在应认识到一个国家要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使它的所有公民有机会而且有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他们的才能、智慧和力量。

改善全世界儿童的生活也是人权方面的一个重要挑战。这不仅包括充分执行《儿童权利公约》,而且也包括实现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上所通过的、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在大会去年的会议上所提交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的宏伟目标。

我想表示加拿大对于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持下所进行的后续活动感到满意。至于我们的后续行动,我们已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以提高对儿童问题的认识,并鼓励加拿大全国的合作。

请允许我也简略谈谈环境问题。再过仅仅八个月的时间,世界各国领导人将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参加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该会议将是开始一致转向更具持续性的发展方向,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它也是一个投入我们的

努力以所需的政治意愿保护国际环境的机会。它是一个形成一种国际共识的机会，这种共识将防止使我们的努力遭到破坏，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无法填补的鸿沟。

里约热内卢会议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场合。会议的召开离现在越来越近，我们应在现在，在我们的审议远未开始以前认识到失败的代价确实将会很高。

在我们看来，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的一套良好的方案应由四部分组成：关于原则的《地球宪章》，阐述行动的第21项议程，《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关于森林原则的声明》。要使这些方案取得成功，我们必须确保在必要的资源、技术转让和机构调整方面作出政治承诺。

但是我们十分担心。现在四次筹备会议已举行了三次，其结果可估价出来。恐怕我们尚未克服环境和发展会议所面临的两个巨大危险：许多发达国家政府的漠不关心以及贫富的两极分化趋势。

确实我们加拿大对气候变化感到忧虑。我们对物种的消失、南极洲食物链的污染物质以及海洋资源和森林问题感到忧虑。但我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认识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消除贫困、确保营养和铲除疾病是最为优先的事项，并且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不对其他问题采取行动，我们便不可能找到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环境和发展必须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需要得到援助实现持续发展。环境和发展会议如果不采取别的什么行动，也必须不回避地处理这个问题。它必须处理十分重要的跨部门问题，即人类住区问题、贫困和持续性问题、财政资源问题、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国际经济环境问题，包括贸易条件和债务的问题。

环境和发展会议与其他重要会议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也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区别——就是将要参与这一进程的政府以外的许多部门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年、妇女、当地居民、商业界、产业界、劳工、世界各城市、环境和发展方

面的非政府组织、大学、学院以及有关的主管科学协会一直积极地参加环境和发展会议的进程。这些部门将出席环境和发展会议，同时开展活动，将重点放在促进进行持续发展方面。它们将编写它们自己的关于第21项议程的章节。会议的安排应促进它们特殊和重要的贡献。

除了在这次会议上取得实际的面向未来的结果外，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办法。

在我们开始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时，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在此不是代表任何集团，也不是推行什么思想意识。我们在此是代表人民。“我联合国人民”是引自《宪章》的字句。

这些字句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更多的含义，带有更多的希望。但它们不能把饥荒变成富庶、歧视变成平等、镇压变成自由，也不能把残酷无情变成同情。如果我们不能给予自己采取有效行动的工具，如果我们屈服于单边主义的诱惑，那么这些字句将不会有什么意义。

加拿大不仅决心信守这些字句，而且还决心确保我们长期以来支持其所代表理想的联合国具有将这些词句付诸实践的手段。加拿大人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和公正的地球上。在大会这里我们具有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的能力。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在此一起集体地建立这样的世界。

最近的事件以及联合国在这些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使我们受到鼓舞。

让我们联合起来的各国促使世界各国人民逐步更加强大。

纳斯塔斯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我首先向萨米尔·希哈比先生表达我的祝贺，祝贺他就任大会这届最重要的常会的主席。

除了1960年的记录以外，我们几乎没有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找到我们上个星期六目睹的事件：即同时接纳七个新的国家成为会员国。它无疑地确认了本组织的普遍使命，或更精确地说是证明了本组织的卓越公开性，正是这种性质使得联合国能够跟上世界的事态发展。在评价这样一个事件的重要性时，我们必须同样强调：最近被接

纳的国家,象其他仍然在等待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一样,通过寻求获得承认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而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证明联合国是日益被看作是实现和平与民主世界秩序的有益..特别场所。

联合国在其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方面并没有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赋予它的职能,这种令人鼓舞的证据应该进一步激发我们为提高其效率而作出共同努力。

在我详细谈这一点之前,我愿向下列国家的代表表达我们对它们被接纳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的致意,即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欧洲伙伴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同时,我愿同在大会堂聚集的所有代表一起希望,已经请求或正在请求被接纳进入本世界组织的新独立的国家将来能够享有同我们在一起的权利。

一方面,一些新会员国是刚刚赢得它们的独立和国际承认,另一方面,我们同意接纳代表同一个民族的两个国家,这样的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一段合理的时间之后:摩尔多瓦共和国将有机会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得到合法承认。

这样的证明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双重标准在我们这个组织里正在消失,今天,冷战的分裂开始被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日益加强的努力所取代,不允许这样的双重标准在接纳联合国新成员时出现是自然不过的,放弃双重标准不仅仅是具有高度重要性,而且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可能,因此,在这方面就更不允许出现双重标准。

海湾危机清楚显示联合国已经不再是思想意识冲突的囚犯,这种冲突导致包括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一些决议,其中许许多多决议未能在过去40年里得到实施。

自1989年末以来,全世界以及联合国都已经进入了它们历史上的新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时代在变化。同冷战对立语言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概念都已被我们甩到后面。有些概念--如中立和不结盟--似乎需要新的定义。新的概念--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概念是最好的例子--已经成为我们日常政治语言的一部分。

因此,新气候无疑没有向1990年代的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

是，它已经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合作和理解的国际政治环境。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要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为改善全世界的人类状况带来合适的条件。

我觉得有必要在大会本届会议上为代表们回顾，我国在其整个痛苦历史上一致强烈地致力于和平和文明事业。我国的拉丁特性，其基督教宗教和它对民主先决条件容忍精神的倡议，都是它不间断地为那些人类努力的最高目标而奋斗的源泉。

按照上帝的意愿，罗马尼亚人不仅是位于伟大文化的交叉点，而且是位于伟大帝国的交叉点，罗马尼亚人是古达契亚、古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他们的土地不止一次地成为战争场所，这从来就不是罗马尼亚人的错误。邻近的帝国经常决定罗马尼亚人命运，专横地改变他们领土的边界，影响或野蛮地干涉他们的内部发展。

大约在2000年以前，出名的罗马皇帝特拉扬命令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家之一——大马士革的阿波罗道建筑一座横跨多瑙河的最大桥梁，以便他的古罗马军团能够挺进达契亚·费利克斯。几年之后，同一个大马士革的阿波罗道在罗马树立起了特拉扬柱，历史家们将这个纪念碑看作是罗马尼亚人民的出生证。正如我的杰出前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外交家、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曾回顾的那样，罗马尼亚人的摇篮是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民是协调地和统一地在民族和历史规定的边界内生活和发展。罗马尼亚人从出生就是欧洲人，并且考虑到他们通过他们的语言，起源和文化同拉丁国家集体的联系，罗马尼亚人由其命运和使命所决定，渴望他们在各国大家庭中的合法地位。

在自然边界内的永恒罗马尼亚的自由是他们的驱动力。不到两年以前，在一个漫长的独裁夜晚之后，罗马尼亚人民通过他们自己的牺牲重新获得了他们自由和民主发展的权利。他们为自由而被迫付出的巨大代价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来保护和行使对自由、尊严和合法性作出的不可逆转的选择。

罗马尼亚仅仅在20个月之前才走上它的共产主义后的历史。起步点是一个孤立以及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未经历过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教条主义的阶段。

我们已经建立了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必需的新的立法和机构组织。私人财产在工业和农业方面都已经得到承认和保证。通过合适的立法,经济和金融市场机制、土地私有化、工业、贸易和旅游业都已经开始进行。

但是,我们的经济和财政情况依然处于令人吃惊的状态。新的机制还没有象人们所期望的结果那样开始运作。对开始全面改革仍然有抵抗、不情愿和不信任。我国政府认识到过渡阶段的高度危险和困难。正如国际社会所认识到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高昂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得不付出这些代价,因为没有能够保证成功的神奇方案。

我国政府正努力在由改革造成的有生气的环境中保持社会稳定。我们必将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大量外部支持的话,我们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从国际金融机构和几个发达国家那里得到的援助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要使一个现代化的和经过调整的经济起飞则需要更多的援助。在这方面,我要指出罗马尼亚是一个净债权国,因为它并未签署长期贷款合同。欠罗马尼亚的外债——尤其是伊拉克所欠外债——急需得到偿付。在回收我们的未偿贷款方面我们指望联合国予以谅解和支持。

我们尤其指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持与同情,以使我国成功地完成过渡。我们为在罗马尼亚重新建立市场经济和刺激个人的自由主动干劲而进行的努力,将因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把罗马尼亚列为其非正式伙伴并在稍后列为其成员国的决定而获得最恰当的推动力。

我们意识到,够格取得这种地位并非易事。然而我们相信,这种可能性一旦阐明,罗马尼亚人的个人能量将被点燃,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众多问题的可行办法也将得到执行。因为希望毕竟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考虑到联合国体系本身不是目标而是为在国际上保护和促进人的尊严的手段这一事实,对实现其目标的新的和更有效的方法的审议,应当成为我们最大的关注。

正在出现的国际关系新结构的主要特点,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决无矛盾。相反,它们符合《宪章》的基本概念:基于法律的安全,保证各国人民过上体

面生活方面的合作；以及作为不论肤色、性别、种族或信仰而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基础的民主制度。

因此，我们的共同责任是扩大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使之具有不可逆转和普遍的特点。联合国具有完成建立基于人类和民主价值的新的世界秩序、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和平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任务的特殊手段。

我们认为，为了维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需要在几个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根本重要的是鼓励和加强解决现有冲突的努力。这些冲突严重地破坏了有关各方的真正利益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我们尤其应当防止长期冲突可能增加的情况。不幸的是，欧洲——更准确地说，欧洲东部——近几个月来似乎已成为这种情况危险发展的场所。

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友好邻邦南斯拉夫正受到一场致命的和破坏性的冲突后果的严重影响。这一冲突的主要教训就是使用武力不会导致任何结果，而只能导致现有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我们欢迎并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旨在鼓励政治解决南斯拉夫危机的行动。我们罗马尼亚人认为，南斯拉夫的邻国负有巨大责任，应采取可防止冲突恶化甚至能够促进在谈判桌上解决冲突的行动。我们还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如来自南斯拉夫内部，就将是可行的。它的邻国，各欧洲国家及联合国必须尽其一切力量帮助有关各方达成一项协议。强加给它的解决办法是不能持久的。这是符合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以及整个欧洲的目标和共同利益——同样符合整个世界的目标和利益——的唯一明智办法。

最近关于南斯拉夫的讨论和外交磋商，揭示了某些应加以讨论的办法和设想。很难把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一些国家而非所有国家的主权的基础上。在解决种种争端过程中，自由选择手段是《宪章》思想的基本内容。我们应当学习上代人的智慧，例如他们在几十个有关和平解决事端的条约中，从仲裁程序中明确排除了领土和边界问题。我们难道要为了欧洲而放弃《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有关边界变更的规定吗？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会打开潘多拉之盒。

同世界各地一样,欧洲面临的任务是迈进二十一世纪而不是回首十九世纪。人们决不应忘记,二十世纪期间在欧洲领土上出现的极权主义试验的疯狂野心和目标,与“古典型”的帝国的野心和目标没有实质上的不同。纳粹和共产主义恶梦带来的唯一新货色,就是放肆地把其各自的意识形态作为达到其压迫目的的手段。因此,在欢迎欧洲最后帝国--即共产主义帝国--的崩溃之时,应尽一切努力抵制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以同等程度敌视各国人民自决、主权和独立权利的古老帝国的政治梦想的出现。

罗马尼亚位于具有发生冲突的巨大潜力的两个地区之间。它决心尽一切力量继续成为东欧的一个稳定的“希望之桥”。不仅把正在影响其两个邻国的动乱限制在其边境之外,而且也要为整个大陆的稳定和安全作出贡献,这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

罗马尼亚政府深刻意识到并愿承担其责任,在过去几星期以来一直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我们与南斯拉夫危机所涉或影响的几乎所有每个方面--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代表和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的代表--进行的公开和建设性对话以及和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先后进行的意见交换,是我们促进和平解决,影响我们共同邻国的危机所作努力的一部分。希望是存在的。因此,如果联合国认为有必要审议这一具体的危机并就其政治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的话,我们应当探索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已经进行的努力以及联合国所愿承担的努力有相辅作用的任何努力的可能性。

关于已成为联合国议程上“传统”项目的各种问题,罗马尼亚欢迎为实现中东和平所进行的努力。我们还欢迎在解决柬埔寨、阿富汗、塞浦路斯、西撒哈拉和中美洲局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在争取尽早结束所有现存冲突的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发展联合国和平解决各国间争端的程序和机制。正如在医学中一样,预防比医治更容易。如同秘书长在其年度报告中所再次强调的那样,预防性的外交活动必须获得更大的活力。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秘书长在今后的岁月中应在这方面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在本届会议上

通过有关实况调查的宣言,将为联合国尽早采取行动提供物质支持,以防止武装冲突并帮助实现和平解决争端。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这些行动在发挥职能和有效性方面都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愿意参加这类行动,一些罗马尼亚人士正在为此目的进行特殊训练。

人们日益认识到,只要以民主和完全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基础,世界秩序就能够和平与持久。罗马尼亚政府真诚地致力于促进人权和民主价值。这一现实将在几星期后即将完成并公布的新宪法中得到体现并在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和明年春天举行的大选中受到考验。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只是处于恢复我国民主传统的初期阶段。事实上,我们正在恢复正常,因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非正常和与时代不符。我们的新民主体制仍很脆弱。我们依靠国际合作来加强这些体制。

本月早些时候,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关于人的方面的莫斯科会议上,我国政府重申决心在国内完全实行欧洲和联合国的民主、人权和法制标准并促进这些标准在国外的执行。我们期望罗马尼亚成为欧洲理事会的正式成员并积极参与本组织在人权、社会和文化方面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极为重视1993年的世界人权会议,我们认为该会议是加强我们星球各角落的和平、民主、法律和正义结构的又一步骤。

我们认为,该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我们不仅能够评价每一个国家在人权领域的情况,而且能够共同评价就联合国各种文书和机制而言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此方面,我们冒昧地提出一个供思考的问题。考虑到区域经验——我特别指美国与欧洲的经验——已经证明公民、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权利是一个整体,而在另一个方面联合国关于人权的两个公约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联合国占主导地位的时刻通过的,因此我们可以试问自己这种分歧是否依然有道理,而且从总体上

说,是否应当根据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重新修订这些文书。我们还应当以新的眼光看待受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机所影响的其他联合国文书和决议,包括众所周知的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起来的1975年的大会决议。

1993年世界会议还应当成为一个重要场合,以便最终完全结束将少数民族问题摆在其自然框架--人权框架以外,而使其政治化趋势的作法。而这一框架是保证和尊重少数民族合法权利并保护少数民族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特性的最好和唯一可行的办法。

一个和平与民主的世界秩序要求所有国家普遍、彻底遵循法治。联合国是加强并发展国际法的最适宜的组织。显而易见,这是宣布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主要目标,罗马尼亚完全致力于实现该目标。

前面的任务很艰难。摆脱对峙的概念与思想而开始各国间合作与协调需要决心和伟大的政治远见。然而,我们必须共同走这一条路,因为这是避免灾难并确保所有国家更光明未来的唯一道路。

人类团结是全世界促进民主并抗拒破坏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奉行的行为准则的行为的最好方式。最近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有政变提醒我们所有人注意这一点。国际社会对苏联民主力量的坚定及明确的声援和支持是这次政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联合国在加强当前历史趋势方面可以发挥主要作用。为此,加强联合国行动和机制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欢迎谋求使本组织更为有效的各项建议并准备积极促进就这些建议早日达成实质性协议。

记忆和想象应当指导我们翻开世界历史的新页。否则我们会走向“未来过去世界”,而不是走向更为安全、更为和平、繁荣和民主的世界。

埃勒曼·詹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热烈欢迎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令丹麦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欢迎我们波罗的海邻国作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回到国际社会。随着波罗的海国家完全恢复

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已经得到最终解决。波罗的海国家成为会员国是它们作为国际联盟会员国的自然延续。

我还十分高兴欢迎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新会员国。

秘书长第二次任期即将结束。在过去的十年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解决世界各地区和本组织面临的许多问题一直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的许多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今天的联合国比他十年前上任时更为强大，更受到尊重。

我以热烈的情怀回顾一年前本论坛的气氛。我们当时经历的一年充满了席卷中欧和东欧的剧烈历史变革。我们目睹了过时的集权政权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及民主的复兴和对人权的尊重。这些事态发展使我们对未来，特别是对本组织的未来重新感到乐观。

今天我们可以回顾在苏联和中欧与东欧出现戏剧性事态发展的又一年头。很幸运的是，积极事态仍在继续。*

然而，我们在8月经历了“震撼世界的三天”。莫斯科的政变引起了一场世界震惊。象在一场恶梦中，我们以为集权主义和冷战又复活了。令人十分振奋的是，我们醒来发现一个不再接受压迫的人民的力量拒绝了这一发展。

我们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自由中发展我们的民主的西欧国家现在有特别义务支持新的民主国家为他们的自由建立牢固基础的斗争。我们不能仅仅靠宣言支持他们。我们应该提供经济支持，应该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有创造一个完整和自由欧洲的独特机会——我们不应该因为企图倒转时钟的狭隘的民族自私而让这个机会从我们手上溜掉。

* 副主席格扎尔先生(突尼斯)主持会议。

让我补充一点,今天丹麦政府向我们的议会提出一项关于今后几年的行动计划,概述我们对东欧改革的双边支持以及我们对首先是通过24国集团进行的多国努力的贡献。

东西方关系的新基础为联合国的作用开辟了新的和大有希望的前景。我们来到大会本届会议,更加相信一个利用本组织作为解决并防止国家间冲突的有效工具的意愿已经出现。我们带来了明显证明,这就是当国际社会决心为和平一道努力时,那些向和平挑战的人就不能得逞。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进攻导致安理会内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建设性合作和集体军事努力,表明世界将不再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军事侵略。联合国系统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充分利用其防止战争的潜力和使用《宪章》规定的集体制裁。这样联合国系统就被允许在防止冲突和维持和平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对于联合国的作用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都是很大的鼓舞。

但是,在欢迎这一发展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联合国解决国家间冲突能力的增强首先是东西方关系迅速变化的一个结果。它意味着在现阶段,联合国的力量同新的国际政治气候一样强大和持久。因此我们应该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使联合国建设得更为有效--在我们还享有此时机的时候--进行非常必要的改革和制定使本组织更牢固的机制,万一不利气候再度出现。因此改革和加强联合国--整个联合国系统--应该是大会今年会议的中心问题。

在政治领域,海湾战争和后来的发展已经表明确有必要加强联合国系统在危机局势下采取迅速和有效行动的能力。我们应该加强现有的机制。例如安全理事会应该同大会一道密切工作,秘书长应该在预防冲突和解决正在出现的危机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此外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和平措施方面应该拥有更强大的工具供其动用。我们应该考虑各种类型的制裁的有效性;我们应该澄清如何布置军事力量,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采取军事行动方面的作用。

丹麦一贯坚决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在预防冲突方面增加维持和平行动的作用的基础肯定存在。圆满解决维持和平行动的资金将是一个先决条件。在

这一方面,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关于增加周转基金的建议。我们还建议设立一个单独的维持和平基金,确保发动新的维持和平行动时迅速行动。这样一个基金应该建立在所有会员国的集体责任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分摊会费的基础上。

海湾冲突和与之相联系的伊拉克巨大武库的暴露,导致人们再次关心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鼓励在转让常规武器方面更负责的国际措施。国际社会将日益需要解决可能威胁全球和地区安全的过量军队扩充。因此丹麦将同其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一起在大会本届会议提出一项关于国际武器转让的倡议。

只有解决贫富国家间以及国内富人和穷人间日益加大的差距才能实现永久和平。多年来我们就谁对发展中国家缺乏进步负有责任的问题进行了冗长的和毫无成效的辩论。因此这些辩论最近被强调我们共同责任的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所取代时,我们深感鼓舞。特别重要的是,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建设民主制度,良好管理和尊重人权对于确保持久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欢迎许多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起的改革,尽管改革还走得还不够远;我们高兴地看到民主和多元化正在延伸到世界上那些迄今为止以一党政权和独裁为特征的地区。

但是,只在形式上建立机构体制和程序是不够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过程必须建立在公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特别是妇女和青年人的积极参与。丹麦从自己的经验中懂得了这样做的重要性。

过去二十年中联合国系统在发展合作方面的业务活动逐步减弱,幻想的破灭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侵蚀。联合国系统的许多部分缺乏中心。这样的系统经常忙于用特别的方式应付临时需要。

国际政治气候的改善为进行根本改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使联合国的各项方案更具中心和聚力,增加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丹麦已提供远远超过其经济规模的资金表明其对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努力的支持。这种特别关心以及确保我们的认捐款项得到有效利用的愿望促使我们同其他北欧国家一起,于1988年设立了一个项目,名为北欧联合国项目,其最后报告已经于今

年4月提交。该项目载有若干意见,我们希望这些意见将得到认真考虑。

这一项目的两个主要设想涉及联合国方案的筹资和管理。目前的筹资机制可能被一个改善预先计划和更加公平的前景的机制所取代。管理方面的设想是由一个单一的管理机构,即一个国际发展理事会来取代目前联合国五个机构的管理机构。这将不仅大大促进联合国发展努力管理的合理化,而且也将为增进协调和一致性带来机会。

联合国能够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它不能替代这些国家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加强自由和公开的世界贸易体系中有共同的利益。保护主义压力必须得到抵制。现在所有国家都需要进行特别的努力,以尽早圆满地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

联合国在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方面的地位和能力的增强应该带动联合国增加人道主义方面的工作。发展情况——尤其是去年的发展情况——清楚地证实了有必要让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和紧急救济行动领域发挥更加强大的作用。最近人为和自然的灾害的频率、程度和复杂性及其造成人类的苦难和人员的伤亡应该大大地推动采取这种行动。

一个主要目标应该是增强国际社会救济努力的效力。已经证明必须紧迫地改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和会员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伊拉克境内的局势令人震惊地和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不进行结构改革和采取新的组织程序,就不可能改善协调。因此,我们坚决地支持设立一个由秘书长直接领导的新的高级职位,承担协调方面的特殊责任。这一职位应该由一个具有高度权威和个人声望的人来担任,以确保联合国在政治观点和利益相抵触的局势中的人道主义行动得到必要的协调和最大的政治支持。

联合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是为了向难民和该国内部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救济,这一行动应当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部署联合国警卫人员是为了向联合国救济人员提供安全保护,警员的部署是在对大批人,特别是逃亡的库尔德人的命运的强烈关注的背

景下进行的。

这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对联合国在人道主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能力理解。从一开始,丹麦就坚定地支持联合国在伊拉克境内的行动,这一行动是由萨德鲁丁·阿加·汗亲王以其想象力和勇气而开始的。目前,我国是联合国警卫人员的最大提供国。

在很多的情况下,政治动机妨碍了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一个国家或者进入十分需要帮助的人口群。如果我们对这种障碍的态度没有根本的改变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我强烈希望,在联合国在伊拉克境内的行动的鼓舞下,我们不久将看到承认联合国有权为人道主义目的而进行干预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由全世界动荡的变化造成的难民潮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两种所谓的传统解决办法--在邻国的本地一体化和在原难民地区以外重新安置--正越来越大地受到限制。然而,在这种人潮出现的时候,这些传统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谨对许多国家--其中同样包括最贫穷的国家--在承担这种责任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虽然第三种传统解决办法--自愿遣返--最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们现在也应该更密切地看待造成难民潮的原因。一些国家或政权采取的行动从根本上造成了难民潮,而这些国家或政权却没有被要求承担所造成的责任的适当份额,这的确是一个矛盾。

践踏最基本人权的后果常常进一步造成具有更广泛性质的人员流动,因此这种结果变得越来越严重。接受国和谋求保护难民的国家越来越难确定具有真正需要的人民并向他们提供援助。也许这最终将危及保护难民的整个概念。

如果我们想要消除造成未来难民潮的那些主要原因的话,我们现在就应该把国家责任的概念扩大,以包括国家有责任为其公民创造能够容忍的条件,而不把本国的问题推给其他国家。

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在世界任何地区对人权的践踏都是

全体会员国、联合国和整个国际舆论理所当然关心的问题。这种关心和随后的活动不能被认为是会员国内政的无端干涉。

一方面,一种习惯规则发展了,允许一个国家在本国国民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通过对他们执行救援使命而在本国领土以外进行干预,而另一方面,为救援由于其本国政府的压制性政策而生命遭到危险的成千上万无辜人员而进行武装干预仍然是不合法的,这是国际法的一个矛盾。

盟国部队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88(1991)号决议在伊拉克北部进行部署,这应该成为主权原则和人道主义干预之间平衡的一个转折点。我坚决支持秘书长今年4月24日在波尔多的下列讲话:

“我们正在清楚地看到很可能是公众态度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改变,他们现在认为以道义的名义保护被压迫人民应该超越疆界和法律文件。”

这是在恰当的时候所讲的正确的话。

我认为,迫切需要考虑国际社会面对危及许多无辜人生命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应该如何承担其责任来采取行动。在以这种情况为特点的局势中,必须把“内部事务”视为一个过去的概念。

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来谈论我认为联合国系统必须进行的改革。现在让我简短地谈一下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严重冲突的地区。

在南斯拉夫,不断升级的暴力已引起了很大的忧虑。欧洲经济共同体将通过在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及其监察员在南斯拉夫的持续存在继续其调解努力。这些努力必须以人民的自决权利和充分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为基础。目前,安全理事会正在辩论联合国如何能够最好地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

巴格达现政权继续通过无视伊拉克的国际法义务向国际社会挑衅。伊拉克人民的情况,特别是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的处境,继续引起深深的忧虑。国际社会必须坚持让伊拉克明确地遵守安全理事会第688(1991)号决议,并给于该决议关于真正对话的呼吁特别的重要性,以便保障全体伊拉克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否放松对伊拉克

的制裁的问题必须同伊拉克履行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和688(1991)号决议中规定的所有义务联系起来。

海湾危机的结果为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创造了新的机会。所有有关方面应该抓住这些机会,为在中东实现一项公正、持久和全面的解决提供基础。以美国带头的和平主动行动应得到我们充分支持。

我们坚信,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和勇气,有关各方应该能够克服有关和平会议形式的最后困难。我真诚地希望各方将不采取任何可能给召开和平会议造成新障碍的步骤,并且它们将执行建立信任的措施。在这方面,七国集团关于暂时停止阿拉伯对以色列的贸易抵制以换取以色列冻结其定居政策的建议值得特别注意。

另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是撤消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同起来的决心。这是一个争论焦点,在过去十六年中,使关于中东问题的气氛紧张化。丹麦全心全意地支持实现这一撤消的努力。

关于柬埔寨问题,我们特别为在过去几天中朝着全面政治解决的方向所取得的决定性进展感到高兴。我们为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巴黎会议的两名联合主席——法国和印度尼西亚,以及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最高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们所进行的工作向它们表示祝贺。

如果如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的那样,解决文件于10月31日获得签署,有史以来大规模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将随之展开。这将对联合国应付新挑战能力的又一次重大考验。这次考验将是给一个在漫长时期内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悲剧的民族带来和平与民主的挑战。

在南非,尽管存在着困难,朝着一个非种族化民主制度方向的进展仍在继续。种族隔离的法律基础已被拆毁,关于一部新宪法的真正谈判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早日召开一次由所有方面参加的会议应当是朝着民主方向迈出的一个重大步骤。

我们相信,联合国将继续在南非社会的这个历史性转变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今年,大会具有特别的责任来保持各会员国之间在支持南非国内的进展的持续

方面的团结。

丹麦多年来一直援助种族隔离受害者。我们愿意调整这种援助的性质,直接为建立种族隔离之后的社会作出贡献。

伴随政治和经济变革而来的,是一项保护我们星球免于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耗尽的新的承诺。联合国通过决定召开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显示它有决心对这些新的挑战作出反应。我们对这次会议抱有最高的期望。

这次会议的目标以及相关的有关气候改变和生物多样性的谈判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保护将成为未来发展基础的自然资源符合我们自己的最佳利益。我们都希望打破贫困和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

虽然所有国家都有共同的责任,但责任也是有区别的。工业化国家必须作出特别努力来清理我们自己的房子,并保证在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是支持,而不是妨碍,这些国家的发展。

实现这一抱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把对环境的关注充分结合到发展战略之中。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大量增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

在明年6月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保证会议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方面以及由于通过“议程21”和“地球宪章”所开始的进程方面取得具体和可行的结果。

仅仅几年前,许多人还对联合国在解决冲突和维持和平方面发挥真正作用的能力感到失望。这一点已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国际社会对本组织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活动的信心已大大增加,联合国行动的数目在过去几年中也增加了。

我们具有重大的责任来利用今年的大会巩固已经获得的进展,并创造一个可以实现人类抱负的强有力的联合国。

卡普拉尼先生(阿尔巴尼亚):我非常高兴地代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衷心祝贺主席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他的当选是对他个人外交品质的评价和他国家的荣誉。我完全相信他将有效地主持本届会议,实现国际社会所希望的目的。

标。

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表示我们对马耳他的吉多·德马尔科先生的感激和高度敬仰,他能干和客观地主持了上届会议的审议工作。

也请允许我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表示祝贺,他为和平和国际安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为进一步提高联合国的作用和效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将很快离任,但他将因其给本组织留下的深刻印记而被怀念。

我还高兴地欢迎两个朝鲜、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作为正式的会员国加入本组织。我们希望他们的加入将使联合国在处理它面临的问题时更具有普遍性和效率。

自从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以来,国际社会目睹了一些不能不影响到人类的前途的发展和变革。意义尤其重大的是中欧和东欧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拆毁已经过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放弃过去那些无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和探索民主、发展和和平的新途径。

今天,欧洲呈现出一付新的政治面貌,在哪里“西方”和“东方”这样的字眼只具有地理上的含义。集团间对抗造成的政治冰河期目前正在让位于民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道价值、各国的安全以及实现各国人民自决愿望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虽然冷战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了,但象一些严重的“肺炎”那样,它在人类的“肺”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欧洲尤其如此。正是它的复发造成了克罗地亚现在的流血。斯大林主义令人厌恶的病毒使南斯拉夫成为欧洲的病人,并使科索沃造成其良心上的不安。假如自由和民主之风正在吹拂的欧洲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在合适的时刻以恰当的注意力作出反应,并至少在过去十年防止塞尔维亚民族沙文主义者把科索沃变成确立其对整个南斯拉夫霸权的实验场,那么现在的局面就会很不一样,而我们也就不需要来应付正在对巴尔干和欧洲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南斯拉夫危机。

生活表明大陆一级伴随迅速的民主变革进程是困难并经常是紧张甚至冲突。然

而,具有意义的是镇压性的保守势力已经不再能够决定历史事件的进程。当今,对民主、各国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渴望已经成为社会的动力。同样令人鼓舞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社会正在意识到需要汇集其能力和手段,以便应付时代的棘手问题,避免战争危险,并消除那些四十多年来几乎使国际关系瘫痪的因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对一个强大的大国伊拉克占领一个小国,也就是科威特,所作出的反应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海湾战争以及侵略在那里被击败,如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在其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表明:

“唯一的道路就是按照明白理解、普遍接受和一贯适用的原则,就是《联合国宪章》中明确表达的那些原则,稳定地组织国际生活。”(A/46/1,第6页)

可以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日益重申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的价值,在本世纪末,当人类处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地应付时代的挑战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时它将尤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十多年来,在所谓的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主导了国际政治生活。在对抗的阴影下,西方民主国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相对和平和持续发展,而东欧国家则并非如此,在哪里中央经济制度和等同于国家的一党统治导致停滞、限制以至冻结带来进步的因素,并以集体和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名,侵犯人权。

本世纪最后十年一开始就给东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多少年来一直分裂东方和西方的铁幕终于落了下来,变革、自由和民主之风开始吹遍东方所有国家。已经很明显这些国家的体制未能满足其本国人民的期待。新涌现的民主国家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

在人称斯大林主义在东欧最后的阿尔巴尼亚,深刻的民主进程开始时,充满着无穷的精力和对憧憬一个更有希望的前途的青年和学生们加速了绝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民都欢迎的民主的季节的到来。

阿尔巴尼亚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向民主过渡的重要时期。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或更新以前的制度,而是建立一个承认和实施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的文

件中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法案中认可的人道、政治和社会经济价值的新的和真正的民主体制。通过具有深远影响的和全面的改革以及与欧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合作,阿尔巴尼亚正在逐步建立一个以法治和面向市场的经济为基础,并确保个人人权和自由的多元化民主国家。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经济改革正在与社会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后者的目的是实现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为自由和民主选举奠定基础,并实现承认和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以及独立的工会。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踏上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我们相信这是为了将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状态下拯救出来,为了实现个人和整个社会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

今天,我们有一个多元化的议会。这个议会由今年3月31日举行的第一次自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我们也有一个由五个议会或非议会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全国稳定政府。本届政府正在与议会进行合作,为建立一个确保经济改革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法律构架而紧张地工作着,同时也完全认识到政治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阿尔巴尼亚政治生活的生命力、各政党范围的扩大与丰富以及选民的观点与立场的发展已经把举行新的选举提上了新的议事日程。新的选举一旦举行,它必将反映我国所有政治力量所达成的政治协商一致。

目前,阿尔巴尼亚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是同那个我们已经抛弃的失败了的一党制的遗产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过渡中的困难分不开的。这些困难产生于我们为填补由于我们放弃先前的制度所产生的真空而作出的努力。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与新体制相适应的机构和体系,很明显,上述真空不可能一下子就填补上的。因此,过渡时期也就伴随着信任危机,而这种危机既来自于使这些改革的步伐放慢的惯性,同样也来自于人民希望迅速改革的愿望以及急躁情绪。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信心危机以及经济困难导致了最近从阿尔巴尼亚向邻国的人员外流。我们从未鼓励,也不希望我们的公民逃到别的国家去,我们完全相信,这种消极的现象是可以通过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和建立充分的民主加以避免的。但是,在我国十分困难的经

条件下,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和援助将保证局势的稳定。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移民所得到的理解表示赞赏,同样我们更为赞赏所有那些人所表示出的声援、支持和援助,因为他们理解避免经济崩溃的重要性,经济的崩溃将对未来我们国家民主的成功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欢迎并支持在东欧所发生的一切深刻的民主变革。这些变革使得实现将该地区变为合作、信任和安全区域的目标成为可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正继续使其外交政策同正在进行中的内部民主变革保持一致。这种外交政策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它放弃了曾歪曲外交政策和导致阿尔巴尼亚在世界上孤立的那种过去的遗产和意识形态的包袱。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是公开和不含偏见的,它为了我国全面发展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谋求与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仅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同美国、欧洲共同体、联合王国、以色列、罗马教廷和大韩民国的外交关系和联系的建立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方向的证明。这种民主化的进程使阿尔巴尼亚得以填补其外交地图上的空白并日益接近世界的其余部分。

对我们来说,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被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接纳为正式成员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不仅仅证明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价值的重要和普遍性,也证明了当今欧洲的一体性。同时,这也表明了欧洲国家一直在探索国家间发展与合作的最佳途径,这种合作的主要特点是自由选择和国家国际利益平衡的原则。

现在国际安全正被越来越视为具有全球范围的意义,它正如发展为稳定的先决条件一样,是同和平的整体性与不可侵害性紧密相连的。国际和平的最高价值是同履行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共同安全的原则紧密相连的,它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永久性的任务。

作为一个小国,阿尔巴尼亚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稳定与安全十分关注,因为这一地区一直并且仍然受到民族、政治、种族和宗教等性质的许多问题的困扰。现在的南斯拉夫危机就是这些问题十分明显的表现。南斯拉夫旷日持久的危机已经使得国

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对此极为关注和密切注视。作为其邻国的阿尔巴尼亚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南斯拉夫，因此它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冲突的爆发以及塞尔维亚和联邦军队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武装攻击使得这场危机达到了顶点。这表明，在欧洲，哪怕仅仅是在一个国家民主价值与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以及人民自决的原则没有得到遵守，欧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联邦军队攻击并占领其国内的不可分割的某些部分，这在现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联邦军队和警察的协助下，在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进行镇压之前，塞尔维亚占领了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一个组成部分的科索沃。这一切均表明，没有整个国际社会的坚定承诺，和平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自由民主选举促进了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同时也使得大塞尔维亚的倡导者们失去了控制政府最重要职能的权利，比如说军队、外交和国家安全等等。这触发了塞尔维亚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作出残酷的反应，他们利用控制在手中的联邦军队不遗余力地消灭民主选举的反共产党政府。由于害怕失去对科索沃共和国的控制，塞尔维亚全力以赴地阻止科索沃及其人民举行自由选举。如果阿尔巴尼亚人民能够获得欧洲及其民主机构和国际社会的关于举行全民投票的保证，那将促进南斯拉夫危机的最终解决。科索沃议会于1991年9月22日通过决议，制订了这一全民投票的模式。该决议宣布科索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作为一个单独的成份加入南斯拉夫主权国家或共和国联盟。今天所有国家都享有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权利，只要这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方式取得的。

联邦军队的行为不受宪法的约束这一事实以及使用武力解决分歧的倾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巴尔干半岛各国和欧洲的稳定所构成的最为严重的威胁。

塞尔维亚正试图以武力统一生活在南斯拉夫各个不同部分的塞尔维亚人。它也正在使用武力将南斯拉夫的土著阿尔巴尼亚人置于其占领之下。

正当欧洲努力在南斯拉夫建立和平时，塞尔维亚拒绝从其占领的领土上撤军。就塞尔维亚而言，和平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其对这些领土的占领合法化，其方式

是为生活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自决制定一种模式,并且拒绝将同一种权利给予作为在南斯拉夫仅次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的第三大民族的300万阿尔巴尼亚人。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认为南斯拉夫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和《巴黎宪章》基础上通过对话和平地履行自决原则。牢记这一目标,我们参加了欧洲共同体解决南斯拉夫危机的各项努力,并支持在这方面提出的所有倡议。

各国人民自由表达意愿构成了新的欧洲结构的基石。勇敢和不抱偏见地承认,特别是尊重人民的意愿将决定可靠的欧洲未来。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科索沃议会这个阿尔巴尼亚人口唯一合法机构1991年7月2日和9月7日的法案所提出的南斯拉夫国内阿尔巴尼亚人的意愿。

鉴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已经宣布其独立,马其顿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经宣布拥有主权,在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以后由各个单元人为组成南斯拉夫国已经出现了新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以暴力和不正义地并入这个多民族国家集合体的唯一非斯拉夫人口的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享有决定其未来的权利。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认为,决不能把南斯拉夫国内阿尔巴尼亚人的代表排除在南斯拉夫和平会议和就其人民未来进行的各项谈判之外。他们的参加是目前的《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一项权利,该宪法保证了科索沃在联邦中的合法地位。他们参加会谈不仅是公正的,而且对南斯拉夫未来和解决南斯拉夫危机也是必不可少的。无视人数六倍于门的内哥罗共和国的人口就是要仅仅通过武装力量建立和平。

通过考虑各有关因素来解决南斯拉夫危机这个复杂的问题符合南斯拉夫、巴尔干半岛各国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傲慢和武力,或假装无视这些因素都不能使拥有不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各国人民违背其意愿呆在一起。

阿尔巴尼亚人民真诚地相信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他们相信并希望,国际社会和各民主机构将协助和平并公正地解决南斯拉夫危机,使冲突各方都感到满意。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展示的理解与合作解决区域冲突的愿望。我们非常珍惜秘书长所作的不懈努力及其为和平解决一系列问题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同样,我们欢迎联合国正在作出的各项努力以及美国和苏联对和平解决中东、柬埔寨、西撒哈拉等区域冲突所作出的承诺。阿尔巴尼亚政府为所有导致铲除南非种族隔离的积极步骤而欢呼。

世界许多国家和区域经济危机的加深是一个破坏稳定的因素,威胁着迄今在国际上取得的政治成就。虽然工业化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却正在经历经济滑坡和经济停滞。为了缓和这种趋势和造成各种矛盾的根源,联合国必须制订一项新的发展战略。多边承诺对于稳定方案的融资、拆除贸易壁垒、转让现代化技术等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应该努力并认真致力于解决其严峻的经济问题。

滥用和非法贩卖麻醉品目前已成为各国都非常关切的问题。在有些国家中,这个致命的社会弊病已经到了破坏稳定的程度。这个问题经常同军火走私联系在一起,而且已经发展成为所谓的毒品恐怖主义。我们对这个现象必须表示关切。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可以在制止这一现象方面起重要的作用。

鉴于中欧和东欧各国的改革和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庞大和复杂,欧洲其他地区和欧安会所有其他国家应该给予更大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声援,这在目前特别重要。这样它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这反过来又会给各国带来真正的安全、和平与繁荣,与人类共同民主价值观念完全一致。

毫无疑问,联合国必须在这个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在欧洲正在进行深刻民主变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条件下,凝聚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希望和利益的联合国必须加强其不容置疑的承诺,以便为从区域冲突、裁军和环境保护到防止恐怖主义和贩毒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的其它问题的一系列全球问题,找到新的、和平和民主的解决方法。联合国各会员国对联合国积极参与解决各种世界问题的必要性正在展现越来越大的理解,这使得人们感到大有希望,同时也感到鼓舞。

阿尔巴尼亚就自己而言已毫不保留地承诺为联合国作出其微薄的贡献,以便使它实现联合国为之成立的各项目标并光荣履行其职责。

普斯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我们今年在纽约召开的这次传统性会议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两个朝鲜、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同时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这突出强调了联合国的普遍性。

现在已经写下了冷战时期的最后一页。其罪行造成的创伤现在可以得到治愈。

在不妨碍我的同事汉斯·范登布罗克先生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会员国所作的分析的情况下,我要接着谈一谈可以从过去十二个月期间国际关系演变吸取的教训。

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在可以从世界形势中同时看到某种程度的危险和希望。

在审议中的这个时期,卢森堡荣幸地在今年上半年主持了欧洲共同体的工作。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六个月期间,全世界目睹了一场规模罕见的战争,并目睹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垮台,最后它还看到昔日的恶魔在巴尔干各国的复活。

就海湾而言,我要在这个讲台提醒大家,十二国作为最后努力随时准备在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同伊拉克进行对话,它们的意愿是真诚和充分的。

共同体的十二位外交部长是秘书长离开日内瓦前往巴格达之前与他会晤的最后一批人。而秘书长回日内瓦后,他们又是最先得知伊拉克独裁者无法说服的强硬态度的。正如共同体主席雅克·德洛尔当时所回忆的,“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能以耻辱的代价来换取和平。”

自从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卢森堡的主席在一切情况下都能与冲突的所有方面开展并维持全面的和谈和坦率的对话。十二国的三名部长级官员过去从没有如此广泛的旅行。战争一开始,他们就立即到达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和德黑兰。由欧洲共同体派出的主席与委员会联合代表团访问了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和伊朗以及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边境。

最初于4月份在卢森堡的欧洲理事会一次非常会议上讨论到,24小时之后又在我

们的组织总部经秘书长的帮助确定的“安全地带”的设想，鉴于这场悲剧的严重性，在今后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一项工作。

我谨指出，十二国在过去二十年的欧洲政治与合作过程中从未能如此果断并如此协调一致的对事物做出反应。但另一方面，共同体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就不能采取行动。我所指的是海湾的军事行动。

苏联在过去一年里是持续的紧张与不安定的根源。今年我们的老同事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未出席会议就使人想起有关他辞去苏联外交领导人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认识到，苏联的这位最优秀的外交部长辞职的确正好与苏联的不稳定时期的开始在时间上相吻合，这一不稳定有可能影响到冷战结束时的各种希望、成就和利益。

在凡其建立之处均已破产的压迫制度现在已经永远被摧毁了，这应归功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男男女女。从而，二十四个月前从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吹起的风潮推倒了柏林墙、铁幕，并最后推倒了苏联极权主义巨人。从此至少在欧洲，自由与民主这两个字也许第一次在马德里和布拉格，在罗马和在圣彼得堡具有相同的意思和含义。

引起严重关注和危险的第三个来源就是南斯拉夫的事件最近发生不幸的变化。南斯拉夫是长时期的冷战中的一项稳定因素，也是不结盟运动国家不可否认的领袖，但目前却为国内的动乱所困扰，这一动乱再次唤醒了我们以为已寿终正寝的历史的幽灵和冲突的魔鬼。南斯拉夫正处在深渊的边境。该国正处于严峻的冲突之中，其结局与我们休戚相关。南斯拉夫的危机突出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些问题。

正如我不久前在目前还在莫斯科继续举行的讨论人的方面的欧安会会议上所回顾的，人民的自决显然地并不是处理这类危机的仙丹灵药，也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闭关自守共和国的逻辑与生活在没有明显边界的大片领土上的各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逻辑大相径庭。

从这三个危机和威胁中，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首先,两极化的世界已经结束。自从美利间合众国和苏联之间的对立关系不再那样明显以来,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这已是确定的事实。

我们的组织自创建以来就受到这种对立关系的困扰。但现在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海湾战争突出了安全理事会是否可能根据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协商一致意见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自然,那些迄今从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中捞取资本的国家,前途非常渺茫。自由之风再也抵挡不住。在非洲、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亚洲,民主、自由和改革的创造力终将最后消灭走投无路的压迫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已经注定要灭亡。

世界的独裁者们,现在已是午夜。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仅仅用武力维持的国家结构是很难生存的。各族人民如果没有自由表达意愿的机会就无法共处。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悲剧应当能让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通过强调民族特征,我们也会看到新国家的产生,甚至也许是意外的统一。德国、也门和很快将会统一的两个朝鲜,使我更加坚决地认为人为的分裂最终将会遇到任何违反自然的结构一样的命运。

根据我们自己通过各项公约所确立的国际准则,还需要接受的另一个教训:不久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对具体状况的适应现在是绝对必不可少的——我指的是最初在库尔德人悲剧时所执行的人道主义援助的义务。这一义务必定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不干涉一国内政的原则的整个概念。

同样,一个新的概念的产生——也就是米歇尔·罗卡德先生最近所倡议的民主干涉的义务,内容大致相同。尊重在现在依然是我们基本法的《宪章》中的各项承诺,以及尊重在其后许多案文中所作的各项承诺,现在都应当使我们能够实行制裁。

但是,在人权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应当被看作就是目的。只有通过诸如人权委员会所采取的这一类具体行动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作为一项参考,我谨回顾几天前我在莫斯科举行的有关人的方面的欧安会上提

出的建议,供大会考虑。这一建议目的旨在增加,取得特别报告员给予调查冲突的帮助的机会。我认为,这可以在一些具体数量国家的要求下做到,甚至不需要当事国的同意。此外,任何男女老少不管他们居住在何处,都应当有权就侵犯他(她)的基本人权事例,向国际法院提出个人申诉。

有那个国家甘冒被国际大家庭宣布为非法的风险推卸这种责任?

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勇敢地为男女老少的自由与尊严开展勇敢斗争的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无动于衷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的主动行动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

根据我以上所说的情况,我谨指出,我们现在毫无疑问地正走向民主的复兴和联合国组织的复兴。

如果裁军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所有人的安全没有增加,这一复兴便不完整。

在最近几个月中,欧洲最后的中程核导弹已经销毁。苏联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只是更重要的削减中央核武库的第一步。为此,就最终消除化学和细菌武器达成协议就更加迫切。

海湾战争——我愿意希望——使我们每个人都确信萨达姆·侯赛因之流的独裁者的存在会带来可怕的危险。为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发射手段的扩散而采取重要行动应该在大会本届会议予以优先审议的议题。

控制常规武器的销售是这个进程的自然结果。我希望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卢森堡举行的上一次欧洲理事会上宣布的旨在建立武器转让登记制度的行动在大会中得到广泛支持。

在那些迄今长期没有解决的争端中,以色列同巴勒斯坦的冲突毫无疑问对世界和平的影响是最严重的。消除伊拉克的威胁提供了可能为逐步实现该地区的最终和平铺平道路的势头。围绕这一冲突的所有问题现在能够以新的精神来处理。解决的条件自然应该以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充分实施这两个决议是一种职责。这使得我们有一切理由毫无保留地支持詹姆斯·贝克的倡

议，欧洲非常赞成这个倡议。

对于欧洲共同体的地位问题在和平谈判桌上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没完没了地讨论、证明欧洲共同体参加谈判有益是毫无意义的。欧洲共同体拥有3亿4千万公民，同中东这个紧张局势的温床只有一海之隔。地中海两岸的市场是互补的。当然这对于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也是这样。事实上只有欧洲能给它们提供经济前景，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做不到这一点。自然这样情景只有在中东坚决走上和平之路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鉴于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千百万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在这些极端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国际社会有职责帮助他们。鉴于最近几年的教训，我想指出，在民主、人权和发展之间有非常明确的联系。

对基本自由和民主准则的尊重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法律上或甚至是道义上的当务之急。如果发展要欣欣向荣，经济要有增长，这种尊重是必不可少的。最近几年中欧和东欧的教训远远超出了欧洲大陆。

如果经济发展要有有利的基础，民主代表机构的运转，法律的首要性和政治多元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欧洲共同体在洛美协定和一系列条款中明确指出了这些要求。这种做法也能在同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国家谈判的协定中找到。今年上半年12国在卢森堡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以及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举行的会议上重申了这些协定。

随着东西方分裂的结束，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变得模糊了。摆脱了到处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后，我们现在被集体卷入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制，我深信这一体制从长远来讲将使地球上的所有人民都得到解放。

在这方面，我必须强调如果没有对环境问题的审慎尊重，就不会有持久的发展。我希望在明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的数量能超过发言的长度。

最近在海湾战争以后，我们听到许多有关新世界秩序的讨论。我不知道这种新

秩序是否会在某一天存在,因为迄今为止任何人还没有真正考虑过它。但是有一件事我认为非常重要,因此应该在20世纪末,得到我们的重视:世界正以前所未有速度发生变化。一些被压迫人民渴望得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益处。最近几年产生了10几个新的民主国家。它们要求合作、开放的市场、信贷、重新安排债务和政治对话。它们都希望分享进步。

世界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下列问题所支配:即保护主义、毫无控制的移民浪潮,恐外心理,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种族主义和精英的意识形态。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很容易再一次看到安全的概念并不单纯是军事上,它也包括社会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

欧洲共同体根据其希望和利益,正努力寻找担负自己责任的办法。如果欧洲要参加建设明天的世界,政治统一以及经济和金融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12国的行动已经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它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能够采取怎样的行动,它现在已经成为欧安会的关键。

欧洲复兴的工作必然会对本组织产生影响。应当指出,一些年以来,安理会以模范的功效和在与秘书长紧密合作下采取行动。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增加了。今年春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海湾、西撒哈拉、安哥拉和萨尔瓦多开始了新的四个维持和平行动,这确实是了不起。

调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门的行动成功地开始了。卢森堡总统非常高兴能够提供12国所作的并非无足轻重的贡献。改革大会工作的任务的执行,应使大会工作合理化,并使它更有意义。秘书处的行动也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得秘书长能够支配的行动手段更加有效。欧洲理事会的最近一次会议根据最近的国际灾难中吸取的经验,要求加强联合国采取的紧急行动的协调机制。还应该采取步骤加强联合国预防冲突的作用。

大会不久将要任命的秘书长因此将有广泛的进行努力的领域,进行组织和结构上的调整,使得联合国为2000年作好准备。

对其得到恢复的行动能力充满信心的联合国应该拥有一系列有效的手段，能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解决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帮助各国进行民主和经济过渡的困难进程并在国际关系中促进对人权和法律首要地位的尊重。这些是新秘书长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人将会面临的挑战。

新秘书长会从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作为本组织负责人所作的模范工作中吸取经验，卢森堡政府对德奎利亚尔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通过与秘书长无数次私人及官方的接触，我对他崇高的致力精神深信不移。他的离去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个空白。愿今后承担将火炬接下去这一艰巨任务的人能从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典范中受到鼓舞。

德雷富斯·莫拉莱斯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希哈比大使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表明人们对他外交能力的认可，对他的祖国沙特阿拉伯这个与尼加拉瓜有着牢固友谊纽带的国家的敬意。我也愿感谢他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成功地主持了我们在第四十五届大会上的工作。

尼加拉瓜荣幸地欢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新会员国。它们为加强本组织所作的贡献以及对联合国目标与原则的承诺将有助于我们迎接国际生活中的新挑战。

我们目前的第四十六届大会是在可以描述为成就、挑战和危险并存的国际局势下召开的——但这种局势也充满了希望和机会。在此，我们愿重复最近在日内瓦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话：今天，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革如此深远，以致于它们标志着一个复杂与漫长的过渡时期的到来，不仅对这些国家本身、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如此。这种过渡的特点是，从对抗时代走向合作时代的逐渐变化。

归根结蒂，我们必须对自由、充分尊重人权、民主以及建立符合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市场经济作出坚定的承诺。今天这些是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共同目标。但

是,必须永远牢记,各国的文化和历史差异造成各国自己特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正在这场政治、社会和经济过渡中产生影响。

政治领域取得的进展不应该又使我们产生自满,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多极现实;另一方面,世界各个地区、如同在苏联一样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地缘政治变化还没有进入到最后巩固的阶段。同样,裁军领域还有广泛的方面需要我们采取行动;对人权的尊重,向民主过渡、政治多元化以及个人的自由在许多国家仍不稳定或处于暂时阶段;发展中世界仍然渴求缺乏与工业化国家有更公正和公平的经济关系。

核战争的威胁已经减少,但并未消失。对世界和平的新威胁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为宗教目的进行的战争、潜在的边界冲突、贩毒造成的跨国暴力、民族问题以及恐怖主义在世界各个地区仍然是现实或潜在威胁。所有这一切强调表明,有必要重新开动并完成世界缓和的进程并寻求新的形式采取行动以实现全面的和平。

尼加拉瓜对发展中国家的军费总开支特别关注。据1988年的估计,在1960年至1988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军费总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3%,增长速度是人均收入增长率的2倍。许多杰出的专家,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先生最近提醒我们,在过去四十五年中,发展中国家发生了125场冲突和战争,造成四千万人死亡的可怕记录。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可悲的情况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今天重申尼加拉瓜在最近不结盟运动阿克拉部长级会议上所说的话,即有必要在我们各国之间永久地禁止战争。此外,我们应该努力在本十年结束之前将军费开支降低50%,重新分配因此节省下来的资源,将它们用于解决最紧迫的社会优先问题。发达世界应该利用冷战结束的时机,通过必要的逐渐的方法采取类似的行动。

成功地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合作、多边贸易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本身的未来都至关重要,对于这一点已经有了普遍的一致意见。乌拉圭回合的原始目的必须得到坚持,必须逐渐地导致关于外债、发展资金、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调整和金融合作的互补性协议的签订。

在此,我们认为,国际议程应该优先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尤其是建立一个粮食援助机制的可能性,以便于我们对付因逐渐执行在乌拉圭回合中签署的协议而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也是今年6月世界粮食理事会在丹麦埃尔西诺尔召开会议时所提出的建议。

在贸易问题上,我们还认为明年初将在哥伦比亚卡塔赫内召开的第八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将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机会,以对成就、缺点和潜力进行客观的评估,尤其是把该机构变成一个南北合作的更为有效的机制。

但是,我们必须持现实的态度,并承认如果在比较短的时期内不能够加强关贸总协定和贸发会议,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扩大布雷顿森林机构框架的可能性,建立一个与1946年《哈瓦那宪章》所设想的机构类似、但得到更新的国际贸易组织。

除了加强南北对话,尼加拉瓜还特别重视南南合作,尤其是因为南南合作对地区互补性和地区团结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本月在加纳阿克拉召开的不结盟运动会议通过的极好的宣言的承认。再次,我们想强调一下由中美洲、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加勒比国家组成的“大加勒比”所具有的经济和贸易潜力。这一拥有一亿六千六百万人口的地区在90年代必将成为世界上最生气勃勃的地区之一。

苏联、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可能会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数量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所提供的资金必须被认为是附加资金,必须与指定用于克服经济不发达的资金明确地区分开来。

世界货币基金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先生在今年召开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一开始就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他强调指出,目前国际资金需求很大,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国际储蓄金来满足多边金融合作越来越大的需求。

国际社会不能不顾已经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承诺,或者正在与发展中国家讨论的承诺。确保这一点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法之一是更有效地、一劳永逸地解决外

债问题,以及达到工业化国家将其0.7%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我们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即应该用《宪章》的各项原则来指导正在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同时,我们也同意他对使得本组织行动余地受到限制的三个现实的关切:长期不愿意利用联合国机制解决重要问题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有所减轻;本组织越来越繁重的任务与面临的财政困难之间的对比;以及利用本组织开展预防性外交的能力的必要性。我们还支持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应该集中精力开展活动的建议。

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尼加拉瓜特别重视关于中美洲作为一个和平、自由、民主和发展地区的宣言。中美洲国家总统于1990年12月17日在哥斯达黎加通过了《蓬塔雷纳斯宣言》(A/45/906,Annex),他们在宣言中承诺保护,捍卫和促进人权;将非正规军纳入政治生活的主流;消除暴力和使中美洲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实现和解。

宣布中美洲为和平、自由、民主和发展地区的根本精神就是承认和平是统一的、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因此,中美洲国家正当地关注消除所有暴力行动和恐怖行为的努力并负有相互团结的不可回避的义务。它们致力于克服极端贫困,促进持续发展,以表示它们有着基本的相互依存,共同的背景和共同的命运。因此,它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地区安全的新模式。

尼加拉瓜相信,地区安全的新模式只能在一个守法的国家,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才能产生。这种模式以满足人民对食物、健康、教育和住房等基本需求的重要性来确定。它意味着消除贫困、消除暴力文化和非法贩运毒品,并以发展、经济和社会公正以及以和平为中心的教育取而代之。它意味着人的尊严、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以及负责任地伸张正义的自由权利。这些价值观念是尼加拉瓜与今年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会议上提出的,我们希望大会本届会议支持我们为的地区所提出的这些价值观念。

《瓜达拉哈拉宣言》是一个合作和磋商的独特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必然对世界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它是由拥有五亿多人口的二十一个国家所通过的。令我们很高兴的是,从1992年起,这一论坛的会议将在西班牙、巴西、哥伦比亚和阿根廷

举行,以继续这一进程。

尼加拉瓜的今天是当今国际生活变化的反映。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我们每天都处于自身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的困难进程中;前者在对话、和解、媾和、充分享受人权以及建立法制;后者不忽视社会发展与平等,不论政治色彩、不侵犯尼加拉瓜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和解在尼加拉瓜是一个现实,它构成了一种如果我们要想使民主不可逆转而必须予以加强的有效机制。

尼加拉瓜在1991年通过将武装力量从切莫罗总统1990年任职时的9万人减少到2万1千人中美洲规模最小的军队——从而得以巩固其绥靖和非军事化政策。而且对于已复员的2万多名抵抗人员,已有2万多人被纳入国家的正常活动。政府正作出巨大的努力,通过农田方案、技术援助以及创建就业来源以满足这两类人的需要。这点也同样适用于已返回家园的15万多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

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年还取得了其他显著的成果。要求高、持续时间久的和解政策以及共同努力使得通过1991年3月开始的经济方案结束高通货膨胀成为可能。虽然物价在30多个月里一直以每月50%的速度增长,91年5月到8月底每月平均增长只有1%。这是通过推进不同人口收入阶层平等分配的和解进程把社会调整开支保持在可接受限度内而取得的成果。这一进程包括执行好几项紧急社会方案以照顾那些受调整影响最大的阶层。

尼加拉瓜今天享受的民主气候也许比如说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看:充分享受平民自由,逐步实行法制,政策各部门的独立以及尼加拉瓜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130多个市政府,他们已就职上任、正在运作中。显然已开始逐步恢复安宁和信任——而真正主要的恢复努力将于明年展开。

经济恢复的进程相对来说将是缓慢的。然而,它将坚定地扎根于我国与世界银行及美洲开发银行所达成的关于3亿6千万美元债务拖欠偿还的解决办法。我们正式表示感谢德国、奥地利、加拿大、丹麦、美国、芬兰、法国、荷兰、挪威、大韩民国、瑞典和瑞士的政府所作的贡献,并赞赏由哥伦比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委内瑞

拉所采取的临时贷款财政行动。此外，德国、日本、中华民国和瑞士为此向我们提供了补充发展贷款。由于国际社会支持尼加拉瓜和解和重建的坚定政治意愿和声援，我们将在今后的数月里为我们的开发项目和方案寻求必要国际财政资助。

愈合创伤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那些政治多元化和战争所造成的创伤。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这一旅程。我们面临着不仅是物资方面尤其是道义方面的巨大重建工作，而且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这一工作的；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50年代初的水平；人均收入估计为48美元；失业率估计超过40%；包括刚才所谈到的数字在内的外债达到120亿美元，这在世界上按人均计算是最高的。此外，在生产和社会部门已出现明显恶化。

鉴于上述所有原因，尼加拉瓜实现和平并不是没有障碍的。然而，切莫罗总统坚定地致力于国家的完全和解和民主化。作为这些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平民非武装化以及清理雷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对于这些任务我们要求国际社会予以支持，我们此刻再次重申这些任务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尼加拉瓜因此承诺采取由经济和社会公正所激发的各种政治措施，这种经济和社会公正能使我们为实现公正、牢固和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并使我们积极参加涉及军事问题的严肃谈判进程。1990年6月在危地马拉安提瓜召开的中美洲首脑会议上，各国总统就军备和部队的安全、核查、控制和限制继续进行谈判。为此，组成一个安全委员会的本地区副外交部长已经召开4次会议。这些会议的结果是，涉及有关军备和部队一种清单，并决定每个国家正式公布情报。尼加拉瓜已经在今年5月向美洲国家组织公布了这一情报，并计划不久同样向联合国公布。安全委员会正在设计一个国际核查机制，并就军备部队最高限额制度的应用进行工作。

尼加拉瓜认为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最近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希望的发展。对此，将于11月在洪都拉斯召开的第一届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外交部长会议将成为两次地区间关系的里程碑，因为它将为政治理解、贸易、交通以及旅游方

面的合作带来可能。

在秘书长为解决某些地区冲突所作的努力方面,我们为建立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而感到高兴。我们还赞成秘书长最的为寻求这一冲突的合适解决方法所作的努力。我们乐观地注意到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在大会的这次会议上的重要发言中提出的概念。西撒哈拉的停火,秘书长为在世界那个地区举行公民投票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为寻求全面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的最新努力也使我们感到鼓舞。

尼加拉瓜政府支持召开由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和平会议。我们希望会议能在近期召开。

我们赞成柬埔寨问题的永久解决和两个朝鲜为实现和平统一所作的不懈努力。

我们特别关切南斯拉夫的严重局势。我们希望欧共体的努力和安理会今天一致通过的决议将可能为一个尊重南斯拉夫人民自决权的永久办法奠定基础。

尼加拉瓜支持塞浦路斯人民自决的合法权利。它还支持黎巴嫩的国家团结和领土统一。

在南非问题,我们欢迎各方为结束种族冲突所进行的对话和达成的初步协议,它必须导致实现普选权和通过一个平等的宪法,以保证最后根除种族隔离的真正结构,从而使其实际从法律上被根除。

关于非洲问题,我们同意前面提到的阿克拉宣言,其大意是,那个大陆的巨大的问题或迟或早会影响整个人类,一个不考虑非洲的异乎寻常的潜力的世界将永远因此更加贫穷。

关于环境和发展问题,尼加拉瓜支持公平分担责任的原则以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制定一个共同议事日程。我们希望明年3月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上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因为这是保证里约热内卢大会的成功所绝对必须的。

当我们今年开始纪念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时候,我们重申尼加拉瓜致力于国际法的准则和标准。我们还支持就社会发展问题召开一个首脑会议的可能性。在经社

理事会的要求下,秘书长已开始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在目前危急、复杂但是有希望的世界形势下,世界人民对联合国寄予很高的期望。因此,我们必须给他们以支持,以使本组织通过对其所有机构进行及时的改造、加强和民主化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要留给后代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必须就如何更新和加强我们世界组织、使之在所有方面服务于人类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冷战结束了,但仍存在着一场反对饥饿、营养不良、极度贫困、文盲、贩毒和失业的无声战争。在这每天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穷人正在死亡或者不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如果我们不想犯下危害人类的罪行,我们必须战胜这些进步与文明的敌人。只有国际社会为此作出共同、持久和协调的努力,我们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的共同日程,在完成这一日程时,国际社会将永久看到尼加拉瓜站在前列。

下午7时55分散会